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八

2805
15-8



門 01-12
號 2605
卷 15-8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四

襄經十三年
杜謂公行踰年而
返不可不致之

經十有三年，**辛丑**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邦小國也。○冬城防。○邦音詩

揚士助公羊以郭
為邾婁之邑此傳
雖無說蓋從左氏
為國也

傳同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臧

高閼防臧氏之邑
也厥後齊高厚伐
我北鄙圍防則城
者畏齊也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經文去冬公如孟獻子書勞

鍾伯敬公從晉還
非有軍戎之事何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經文去冬公如孟獻子書勞

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代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

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事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禮也

禮也 ○夏邦

明凡例是當合前後並觀之

禮也 ○夏邦

以書勞蓋當時諸侯以善事霸王為勞績真衰世之風也

亂有亂國自分為三師救邦魯師救分為三部不相統師救邦魯師救遂取之邦之亂

補注胡邦衡曰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于婁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取長葛取得為易乎今

國亦曰取言易取也○易去聲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誠用力難重雖邑亦曰弗地曰人謂勝其國邑○附錄荀罃士魴卒荀罃中軍將士魴下

絕其祀故書取趙伯休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傳蓋不知此義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晉悼蒐于綿上之地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使士匄將中軍為元帥辭士匄辭曰伯游

陳傅良弗地曰人案此與文十五年例自相違今不取

是以佐之是以佐荀罃為中軍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

葉氏曰傳不明經故多岐以幸中

中軍從士匄之請使士匄代知罃士匄代知罃使韓起將上軍位如

援伯游荀偃守於君前臣不可解字或是傳寫之誤也

聽更命辭辭以趙武韓起辭以共又使欒黶晉侯以武

穆文惠人情多以才駕自高孰肯虛心以下人晉之宜子鞅起於是不可及矣

上趙武韓起願推趙武使居已上君其聽之勸悼公聽使趙武將

魏禮因宣子讓而及諸大夫以明大臣表率君僚風靡如此此百官賢不所以專責相臣也

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趙武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

予嘗謂晉劉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善法而後世無實一舉行者惜

難其人晉悼公難於用其人使其什吏使新軍率其卒乘官屬

禮侯是君子曰讓遜讓禮之主也讓為主范宣子

讓范宣子始其下皆讓其下諸卿欒黶為汰雖以欒黶最為

哉左氏因讓及爭汰侈○弗敢違也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晉國之政數世
殺賜論利弊味嘆汰音太亦讓韓起弗敢違也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晉國之政數世
盡致感入不淺經世鈔弗敢違也所謂君子之德風也
魏世儼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如是三乃受策人拜遂已開曹不司馬炎偽讓之風又賢所耻為也

王元美將讓字生出治亂一意極有生發

唐順之章法參差婉雋昌黎祖之為上下襄陽等書

陳卧子楚王預憂常必由於不讓○傳言晉能讓善所以興○楚子疾楚共王告大夫

亦讓韓起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晉國之政數世

賴之數猶足倚賴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句以遜一人

刑善示法於衆百姓休和百姓化於善皆可不務

乎可不以刑善書曰舉書一人有慶天子有好善之

慶兆民賴之言兆民皆倚賴其福澤其寧惟永所以

得安寧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昔周

方興其詩曰舉大雅儀刑文王儀善也言文萬邦作

乎乎信也故為言刑善也言文王用及其衰也及問

也萬國所乎信大夫不均言幽王役使大我從

事獨賢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言不讓也言其自賢

也世之治也世道治君子尚能君子以才能而讓其

下而舉能以讓其小人農力小人以耕農以事其上

而盡力以事其是以上下有禮是以上下之人皆

讒慝黜遠而讒慝之人皆由不爭也蓋出上下相遜

謂之懿德謂之懿及其亂也世道濁君子稱其功在

之君子則自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小人亦

能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是以上下無禮是

上下之人皆亂虛竝生由爭善也由

其自謂之昏德謂之昏國家之敝國家敝恒必由之

善也謂之昏楚子疾楚共王告大夫大夫

大夫
魏禧楚王知過子
囊達義並為可法
魏世儼漢昭十四
辨上官樂之詐後
世謂其明過成王
楚共十歲即逆折
二卿不綱巫臣恨
無賢輔以致功業
不彰為可惜也
孫鐘弘字難解或
有誤

穆文熙人能知過
乃為大美楚子自厲

謂為靈厲而群臣
以共謚之茲可以
觀矣且救鄭而矢
集於貝猶有恤鄰
之誼亦安得為靈
厲也
孫鐘一謚字演為
十六字可見周之
文勝然語固妙謚
法既過能改曰共
揚升菴臨終片言
盡足贖其生平之
過子囊遂以共加
之殆亦過也
陳傅良大夫從之
傳記大夫自謚其
君又雖兵伐楚喪
不書說見襄三年
揚升菴按養叔先

而告曰不穀不德

素無德行少主社稷少弱而主楚國之社稷

生十年而喪先君楚共王生十歲而喪先君莊王未及習

師保之教訓師保皆放太子官言而應受多福謂多福

君是以不德是以德不足以服晉而亡師于鄢鄢敗在成公十六年以辱

社稷以辱楚國為大夫憂為諸大夫之憂其弘多矣弘大也

眾多弘大若以大夫之靈若以諸大夫之威靈獲保首領得以保

以沒於地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窳窳也窳夜

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窳窳也窳夜所以從先君於禰廟

者所以從先君請為靈若厲請受惡謚以歸先君也

大夫擇焉大夫其擇斯莫對諸大夫皆及五命

乃許乃許秋楚共王卒及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子囊為共大夫曰君有命矣共王已有

子囊曰君命以共君臨終之若之何毀之若之

赫赫楚國楚國赫赫而君臨之而共王為君

奄征南海奄莫南海諸以屬

諸夏以聯屬中而知其過而自知其不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請謚楚大夫從之楚諸大夫皆

吳侵楚吳乘楚喪養由基奔命養由基奔命子

庚以師繼之楚師繼其後養叔曰養叔即吳乘我

謂我不能師也謂我國有難必易我而

喪言吳人乘謂我不能師也不能出師也

驅誘敵子庚三覆以待此猶兵家奇正之常徵我易我而不設備可謂識彼我矣

陳傅良傳見吳楚構兵交相獲略不

趙鵬飛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於楚子囊

不戒戒備也必輕易楚人子為三覆以待我也令子

我請誘之我請以師誘之吳師而致之子庚從之

戰于庸浦與吳戰于楚庸浦之地大敗吳師果如

獲公子黨獲吳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君子以吳不

不弔昊天言不為天亂靡有定用天道相弔

於是將早城於是魯人將早城防邑臧武仲請俟畢農

禮也得城築鄭良霄大宰

石象猶狂楚今猶在楚國石象言於子囊

曰先王上征五年王先巡守征行之五年

年而上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不習則增脩德而改不習謂上不

行人何罪在其間止鄭一卿止鄭良霄以除其偏以除鄭國使

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偏則大臣睦焉用之言安

使歸而廢其使本出奉使之意怨

其君以疾其大夫則良霄必以行而見執於楚不猶愈乎豈不

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不猶愈乎豈不

楚人歸之楚從石象之謀經十有四年壬寅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陳傅良楚人歸之為三十年良霄再見且言歸行人不

凌維隆夫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爾故不如遣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則良霄既久留于楚必怨恨其君憎疾其大夫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勝于久執之乎

怨然語少晦未動

襄經十四年
家鉉翁內大夫未
有二卿俱會者志
二卿之不賞並行
也

汪克寬卿使則大
夫為介大夫使則
士為介昭二十三
年叔孫婁如晉曰
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媯鄉而回大
夫也今魯以二卿
會晉而列二卿於
會晉魯俱失禮矣
且自蕭魚而後凡
役皆大夫悼公之
怠而霸業之衰也
汪克寬晉秦七十
年之兵爭鬪兆於
媯鄉怨結於敗殺

禍稔于三戰大舉
晉會于戚以定之
襄昭之際大夫無
于九國之伐而終
君之禍晉為之也
悼公之德衰矣
于此役
許翰逐君之惡未
有若林父者矣鄭
厲衛惠猶以禮去
者也春秋之季君
弱臣強衛獻出奔
不名所以抑強臣
而存大義也
張洽前書衛侯之
奔此列孫林父於
會為霸主抑君而
臣是助具書於策
則晉大夫之黨林
父罪惡具見
傳十四年
鍾伯敬左氏以此
為與謀楚然與在
向而晉率諸侯之

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是輕魯弊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齊魯

杞宋華閔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

以督率諸侯獎成伯功也吳○三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晉秦兵爭止此○晉秦兵爭始於韓而終於十二國之伐○己未衛侯出奔

齊獻公出奔衛○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

子貞帥師伐吳人立公孫剽○冬季孫宿會晉士勾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戚孫林父邑於是衛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吳為楚所會于向晉

諸侯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

德也范宣子即士勾以前年吳以退吳人數而退之

執莒公子務婁就向之會執以其逼楚使也莒武

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范宣

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故范曰來姜戎氏

呼之使前曰來姜戎氏而數之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瓜州地在今燉煌吾離姜戎之祖也乃祖

吾離被苦蓋杜云蓋苦之別名爾雅曰白蓋謂之苦

此言汝祖無禮裘可衣所被服者苦蓋

夫往會之是晉有也○被音蓋
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
凌稚隆愚按晉之通兵以撓楚不過欲其自相攻擊而已非直有為吳之志也况茲方釋楚而從事於秦勢豈能復謀伐楚以故宣子數吳不德而退之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杜氏責其伐喪又疑傳皆非
穆文熙宣子數姜戎言語漏泄不指其事何以能服其心所以反為所屈諸戎之國

也○被音蓋
披蓋音蓋
以來歸我
先君惠公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與女剖分而食之
諸侯之事我寡君
蓋言語漏洩
詰朝之事
與將執女
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
眾
惠公蠲其大德
是四嶽之裔胃也
母是翦

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我之過范宣子何以証之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至此一年何故遽有言語漏泄不知昔者之事
孫鑛就事實述最易拙此乃不拙却更矯健有勢中雖有甚礙口蓋得鍊調法

桑
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
驅其狐狸豺狼
我諸戎除剪
其荆棘
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人竊與鄭盟
而舍戍焉
晉禦其上
秦師不復
戎亢其下
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
與晉蹄之

穆文熙戎言與晉同患見不可絕又賦音蠅譏晉信譏經世鈔如捕鹿實

人角之
其頭也
諸戎掎之
與晉蹄之

指一事加意發揮
孫鐘持角字本奇
然在今時則亦已
為熟
經世鈔相繼於時
又虛括一句

張半菴諸侯之攜
實非或罪宣子何
以誣之去年蒐于
緜上傳云晉大夫
由是天和諸侯遂
睦至此一年何故
遂有言語漏洩不
如昔日之事
劉敞意有人謂我
子者故宣子假辭
以敷之及其言順

則又辭謝之耳青
蠅一賦早被戎子
料破矣
滙參齊子叔老謚
也解作字傳寫之
詭
經世鈔以會連帶
叙法左氏每如此

王元美季札聽樂
而知六國之興衰
獨不知吳之將亡
而默無一言乎彼
不欲以其身殉鴟
夷也季札蓋智人
也得老氏之精而
用之者也
李笠翁春秋讓國
者三吳季札曹子

路斃也與晉斃秦
而取之○路遂入
戎何以不免
戎之事晉何
以不免於罪
自是以

來自敗秦于晉之百役晉國凡與我諸戎號召相繼

于時言給晉役以從執政以從晉執猶殺志也猶殺

晉之志也豈敢離邊豈敢有攜離邊遠今官之師旅師二千

百人之帥旅五百人無乃實有所闕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諸侯以攜離諸而罪我諸戎反以言語漏洩我諸戎

飲食衣服我諸戎飲食腥羶之不與華同不與中國

贊幣不通執贊奠幣不言語不達交言接語不何惡

之能為何能漏泄言不與於會不與於明日諸侯亦

無曹焉曹閔也言亦無悶焉賦青蠅而退賦小雅青

愷悌君子范宣子辭使即事於會使即就

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於是子叔齊子

即叔介副以會于向自是晉人輕魯幣

晉以魯為有禮自是而益敬其使而益敬其使使者○使去聲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立季札諸樊將以位讓季札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卒也在成十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成公負芻

子自立諸侯與曹皆將立子臧將立子臧事子臧去

之子臧逃遂弗為也不肯以成曹君成十六年君子

曰能守節君子謂子臧能君義嗣也君謂諸樊壽夢

守上下之禮節之適子義當嗣

臧衛子南子南事

位

誰敢奸君

誰敢奸君犯有國

有國

有國非吾節也

非吾節也

非我當

微不著皆足稱賢

而皆不克以靖國

也。札雖不木

言已雖無才

願附於子臧

願自附於子臧之後

以無失

節以無失當

為君非有為也然

德非至德而於王

節。然之節

固立之

諸樊固欲立

棄其室而耕

李札

乃棄

季武王之車亦不

速矣

其室而

乃舍之

乃舍季札不立

傳言季札之

夏

耕于田

穢賦季子掛劍於

樹不以死背其心

諸侯之大夫從

晉侯伐秦

見經

以報櫟之役也

櫟後

在十

引兵避楚不以名

一

晉侯待于竟

晉悼公待于秦晉

使六卿帥

諸侯之

師以進

使晉六卿帥十三

其心者至矣雖祿

之天下將有所不

師以進

及涇

不濟

諸侯之師

叔向見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賦邶風有苦葉詩義取於深則

受而况於與乎

穆文熙季以義

叔孫穆子

賦邶風

有苦葉

詩義

取於深則

叔向退

居義正辭和卓然

君子可想可慕

而具舟

叔向知穆子有必濟之意乃退而具舟于河

魯人苦人先濟

先濟

曰與

子臧即公孫董

而不反季歷嗣位

而不辭彼王僚無

人而不固

言與人同伐而持

取惡莫甚焉

取惡於人

若社稷何

社稷何懿子說北宮懿子悅其二子見諸

為太伯之讓豈至

德乎使爭弑禍興

侯之師

而勸之濟

而勸諸侯之濟涇

而次

秦人毒涇上流

秦人真毒藥

而次

乃濟涇水而

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

多死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

司馬子蟜

即公孫董

賦勉有苦葉必將

涉矣

帥師先進

師皆從之

至于械林

至于秦

地○械

不獲成焉

彭士望若社稷何

鄭初服晉故獨自

效

雞鳴而駕

雞方鳴而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

晉國之命

命未是有也

滙參魯語叔向退

召舟車與司馬曰

夫苦葉不材于人

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勉有苦葉必將

涉矣

彭士望若社稷何

鄭初服晉故獨自

效

雞鳴而駕

雞方鳴而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

晉國之命

命未是有也

滙參魯語叔向退

召舟車與司馬曰

夫苦葉不材于人

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勉有苦葉必將

涉矣

彭士望若社稷何

鄭初服晉故獨自

效

雞鳴而駕

雞方鳴而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

晉國之命

命未是有也

滙參魯語叔向退

召舟車與司馬曰

夫苦葉不材于人

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勉有苦葉必將

涉矣

彭士望若社稷何

鄭初服晉故獨自

效

雞鳴而駕

雞方鳴而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晉國之命

未是有也

晉國之命

命未是有也

滙參魯語叔向退

召舟車與司馬曰

夫苦葉不材于人

共濟而已魯叔孫

賦勉有苦葉必將

涉矣

彭士望若社稷何

鄭初服晉故獨自

效

雞鳴而駕

雞方鳴而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

言公孫董所以書

於伐秦

從己

樂廬曰

滙參核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陝西西安府魏禮按令是但出語太倨故修汰者不服

彭士望偃一語不言先歸不待荀偃乎莊子曰魏絳夫子命從帥曰不待中行伯乎

陳明卿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頰民而貽遷延之耻晉侯待於境上

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意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伊侃晉雖六卿分將令出中軍樂驥不用命魏絳賢者正宜調劑其間乃對左史之言亦阿於驥何也陳傅良遷延之役傳見悼公之怠彭士望命大還偃能悔過亦鑿于邲以全軍為上策魏禮按此亦未是此與荀林父邲事同經世鈔馳秦師死焉可謂烈士然觀士鞅可及則鐵雖

言從前未嘗有不用人余馬首欲東樂驥自言我亦謀而進退從己之命

史謂魏莊子莊子即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

夫子命從帥曰不待中行伯乎

吾帥也

吾將從

之從其命

所以待夫子也

游曰偃即荀吾令實過

悔之何及

乃命大還

樂鉞曰

此役

報櫟之敗也

秦師

死焉

士鞅反

樂驥謂士句

曰余弟不欲往

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弗逐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

向之會亦如之

馳秦師而可以不
死也過矣

穆文熙械林之役
衆皆遷延荀偃令

唯余馬首是瞻進
之良是樂厲嫉偃

之功遂欲東歸已
又憤樂鐵之死并

逐士鞅皆汰侈不
惜取亡之兆矣

彭士望此舉賴鐵
稍有生色鐵爲兄

補過而厲乃以逐
鞅鐵死不與矣

趙匡左氏云齊宋
大夫不書情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
官括書於伐秦攝

也案經意以事之
邪正褒貶不爲其

伐秦伐秦之役攝也能自攝整從鄭秦伯問於士鞅

士鞅奔秦秦景景曰晉大夫其誰先亡言晉諸大夫對

曰士鞅士鞅其樂氏乎樂氏其秦伯曰以其汰乎秦伯又

氏汰侈對曰然曰是也樂厲汰侈暴虐已甚

猶可以免猶可以免其身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

故言何故不在厲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樂書厲

書德澤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召公召公奭也言晉人

召公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愛其甘棠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翦勿伐之

况其子乎周人猶愛召公之樹何況樂厲死樂厲

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自己之善武子所施沒矣樂

小小幹舉情怠生

陳傳良攝也傳言

一役之間經有筆

削後見二十六年

經世鈔樂厲再罪

而無譴晉於是失

刑矣

穆文熙其在盈乎

樂書雖有小惠及

民何得遽比召公

士鞅之論過矣至

謂樂氏再世而人

何其不爽乎

凌約言士鞅之言

非也樂書陔書三

卻已又親弑其君

所施恩澤速而沒矣而厲之怨實章而厲之結怨者

將於是乎在將於是乎在盈之世秦伯以爲知言秦景公以士

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士鞅請於晉侯而衛獻公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衛獻公戒飾二皆服而朝二子

朝服待日盱不召盱盱也至日晏而公而射鴻於圃

獻公方且射鳴鴈於二子從之遂從公于圃不釋

皮冠皮冠田獵之冠也敬大臣宜而與之言而與二

不與二子怒見無禮而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氏邑

安故往孫蒯人使孫蒯文子之子入公飲之酒飲孫

蒯以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小

飲去聲使去聲雅巧言詩其卒章

二子怒孫文子甯惠子孫文子如戚戚孫氏邑

孫蒯人使孫蒯文子之子入公飲之酒飲孫

蒯以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小

飲去聲使去聲雅巧言詩其卒章

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小

徐鑣不釋皮冠正
應皆服

按自初公至報公
灌參旁注用橫捕
之法非追叙例也
王元美伯玉當獻
公文子之變既不
能止而亦不能謀
遂辭遠害從近關
出何其脫然乎

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威衛河
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音秦下同

大師辭為不可師曹請為之師曹樂人請初公有

嬖妾先時獻公有使師曹誨之琴使師曹教師曹鞭

之師曹以嬖妾不受公怒獻公怒鞭師曹三百鞭師曹

故師曹欲歌之故師曹欲為獻以怒孫子孫文子以

報公以報獻公公使歌之獻公使師遂誦之師曹既

君忌我矣言獻公忌我居弗先若不先必死必被誅

并帑於戚於戚○并音併帑音奴而入見蘧伯玉

伯玉文子乃入衛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言衛獻公子

所知也吾子之所大懼社稷之傾覆大懼衛國之社

將如之何言將何對曰蘧伯君制其國言人君

臣敢奸之人臣豈敢雖奸之雖使輒庸知愈乎言

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下衛羣公

已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郟獻公乃往衛

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亦羣公子孫子又殺之

公出奔齊獻公懼禍孫氏追之孫氏追

敗公徒于阿澤敗獻公之黨鄆人執之公徒因敗

與孔子為友不應

史臣逢迎孫甯風

考伯玉仕靈公朝

與孔子為友不應

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初宜二及下同

公執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御公

陳傅良子展奔齊傳見奔非其罪雖母弟不書

徐鑣二子追公却又有此意外之奇師也

為禮乎射兩軸而還

尹公佗曰尹公佗謂子為師公孫丁為師

我則遠矣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子鮮從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

告無罪

若有不可誣也

有罪若何

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先君有家卿

而蔑之

余以巾櫛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

無告無罪

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

此亦奇

穆文熙定姜數獻公三罪乃老吏獄

察不可增減為君而至使適母數之

若此何矣哉

經世鈔無神何告

使齊○齊在 聞君不撫社稷聞衛君不撫而越在他

竟而遠出在若之何不弔如之何而以同盟之故以

盟之故二國同使齊敢私於執事使齊敢私告於衛曰

有君不弔為人君而不弔有臣不敏為人臣而不

君不赦宥君既不赦宥臣亦不帥職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君臣如此增其淫惡其若之何其將如衛

人使大叔儀對衛人使大夫大叔曰羣臣不佞言衛

得罪於寡君得罪於寡君不以即刑衛君不

忘先君之好君不忘衛國先君同辱弔羣臣辱使使

刑戮而悼棄之乃自傷悼違以為君憂以為魯君不

又重恤之又重憂恤衛之諸臣諸臣敢拜君命之辱

復命復命語臧武仲以其事語臧武曰衛君其必歸

有大叔儀以守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

或以撫其內或以撫其內齊人以邾寄衛侯

能無歸乎能無復歸及其復也及其復也以邾

右宰穀從右宰穀從而逃歸而逃歸

衛人將殺之以穀從君辭辭曰余不說初

余狐裘而羔袖以狐為裘至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得

君之優劣又可知矣
滙參悼弄之乃自傷悼弄我諸臣而問之辱命
徐鑣有此論以生後武仲二論
去
李笠翁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攻圖可謂至愚然猶賴大叔子鱄以反則賢人所係蓋不淺也何以子家羈而竟不能反昭公乎

王季重寄寓人邑而以其邑之糧歸何不思保其一國之富哉
孫鑣後回事即於此完案與戰邲法同
經世鈔以邾糧歸可笑至此
滙參言初之從君

余亦悔恨之矣

神則有少惡喻已一身盡乃赦之乃赦者寧衛人立公

善雖從君以出其惡不多

孫剽剽穆公孫衛人孫林父甯殖相之孫林父即孫文

子其相殤公以聽命於諸侯以聽會盟之衛侯在邾衛

公居臧紇如齊臧紇即武仲衛獻公奔齊故臧退而告其人武仲

變反衛侯與之言衛侯與臧武仲退而告其人武仲

也其言皆踐踏羣而不變既凶而不何以復國何以

國之子展子鮮聞之二子皆衛獻公見臧紇子展子鮮

與之言道與武仲言皆臧孫說臧孫即臧武謂其人

武仲入告言衛獻公必夫二子者夫子

其從人言衛獻公必夫二子者夫子

孫鑣乍抑在揚最
有能與前厚孫相
應作三節
滙參不得入矣幾
以厚孫之言為不
信
彭士望冀土也言
其所言皆惡也林
注非
經世鈔見臧紇忠

臣深心快識如此
孫鑣虐道字作偶
語是小巧然亦陷
滙參謂其人就衛
說曰歸就齊說曰
入

孫鑣元而迂是後
董膠西劉中壘一
派文字
按按是以下述答
新軍之由即倒叙
法
滙參前皆六軍時
不著一筆譏貶此
番舍軍便極力稱
贊美惡互見史家
周旋法不可不知
李贄師曠者晉靈
公時人也為主樂

置

鮮二或輓之前牽為輓或輓其或推之後送為推或

推如宗又前也欲無入獻公欲得乎得乎言必得也為二十

附師歸自伐秦秦而歸晉侯舍新軍晉悼公廢新

音捨禮也得侯國置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

制不過居周為六軍周為天子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諸侯之大國置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

也盈生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即知罃盈罃之弟

表亦幼表士魴子也十二年荀罃士皆未可立也

為卿故不可立新軍無帥為官擇人故故舍之故舍

不復錄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晉侯曰

置

官好辨音律撰兵書萬編時人莫知其原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陽之學顯于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眾慮專心于星算音律之中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絕滅矣王陽明此篇因論衛君而泛及君道其言開豁切至君國者聽之當神悚而骨栗矣孫應鱉此章與里克成公之對異語

衛人出其君悼公言衛人逐不亦甚乎以臣逐君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師曠答或者衛君所為良君將賞

善而刑淫善人刑加於淫人養民如子其養民也如

無所益之如天其益民也如天之容之如地其容民

之容物無蓋物無所偏覆民奉其君承其君也愛之如父母其愛君

敬之如神明其敬君也如仰敬之如日月其載君也如仰

畏之如雷霆其畏君也如畏其可出乎其起敬起孝

民之愛仰敬畏其君如夫君夫國之神之主奉祭祀

之而民之望也施德惠故若困民之主若困若其民

匱神之祀空匱其神百姓絕望德惠不施社稷無主絕民之望

將安用之神怨民叛弗去何為君若復何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烝民建立使司牧之使司

勿使失性勿使斯民失有君而為之貳既

使師保之使為師為保以輔勿使過度勿

是故天子有公是故天子有天下則諸侯

卿置側室其次列國之卿則

大夫有貳宗其次列國之大夫則有宗士有明

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

親暱自無人而下執伎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

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善則賞

信比信比暱臣僕以相輔佐其上也

同心而尤親切經世鈔師曠開口便說妙用或者字又用寬字措語最妙陳明卿弗去何為一語恐不可為訓且非臣下稱於君前之語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左氏由此定絃君稱君為君無道非也又以釋經不書出君之人皆非也說又見昭三十二年彭士望勿使過度再將君權責任覆說一過何等鄭重同上可見友輔無

災患並興社稷無主將安用之神怨民叛弗去何為君若復何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烝民建立使司牧之使司

勿使失性勿使斯民失有君而為之貳既

使師保之使為師為保以輔勿使過度勿

是故天子有公是故天子有天下則諸侯

卿置側室其次列國之卿則

大夫有貳宗其次列國之大夫則有宗士有明

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

親暱自無人而下執伎藝曰工通貨賄曰商造成事

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善則賞

一人少得無三日

湯睡菴此論為君

者恐不聞其過失

而廣置諫職以為

匡救

滙參詩必播之樂

諫則聲誦其言

孫鑛獨短句收稍

覺陷然為今經生

用之已厭

經世鈔執藝事以

諫無人非諫無地

非諫所以有成

彭士望師曠亦甚

貴衛無諫巨

俞寧世正月孟春

引古倒點筆法妙

李于鱗應前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意

彭士望說得天心

豁露使古今民上

人凜凜危慄

穆文熙天之愛民

以下語極精微明

君聞此必當惕然

穆文熙吳先不出

而後遂擊楚以退

為進擊其情歸故

之有善則宜揚也

過則匡之

有過則匡之

匡正之

患則救之

有患則

救之

各有父

兄子弟

各有父兄

以補察其政

補其政之

怨過

史

為書

史大夫也

警為詩

警者為

工誦箴諫

工樂人

大夫規誨

大夫則規正

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

告于庶人謗

庶人不與政聞

商族于市

族陳也商陳

以木鐸徇于路

金鈴徇於路

求歌謠之言

官師相

規

自相規正

工執藝事以諫

工執藝事以諫

所謂獻藝也

正月孟

春

於是乎有之

於是乎有之道

諫失常也

人

君失其常度

天之愛民甚矣

上天之愛惜下

豈其使

一人肆於民上

肆放也豈其使國君

以從其淫

淫

而棄天地之性

而棄絕天地立君

必

不然矣

此天理之必不然者也

秋楚子為庸浦之

役故

庸浦役在前

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楚令尹子囊

師于棠邑以

伐吳

吳人不出而還

吳人不出而還

子囊殿

子囊自為楚師

殿

吳人為不能相救

道險隘故楚人

吳人敗之

吳敗楚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道險隘故楚人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公子宜穀

宜穀時從師故吳人敗而

錄王使劉定

楚師獲楚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楚人不能相救

前後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

吳人敗之

未有不敗者也

陳傳良宜穀不書

獲義同十三年

按劉夏士而賤然

以其能堪事得使

齊十五年經書名

今傳稱劉定公其

舉終有此謚比卿

位

公賜齊侯命周靈王使劉夏賜齊靈曰其辭昔伯舅

大公天子謂異姓諸侯曰右我先王武王成王股肱

周室輔佐周室師保萬民故誨萬民世昨大師昨報

師即大公也言以表東海表顯也謂顯封大王室之

不壞我周室所以繫伯舅是賴繫發語聲言皆倚今

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茲率循伯舅

纂乃祖考纂繼汝祖無忝乃舊無忝辱女敬之哉敬

無廢朕命無廢棄今日之新命因昏而加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中行獻子即荀偃對曰

不如因而定之言不如因衛逐衛有君矣衛有君

楊升菴衛固未可答

伐之若討而未可以得志未可以得而勤諸侯而

史佚有言周武王時太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

仲虺有言仲虺湯左曰亡者侮之亡者人亂者取

推亡固存因其亡而推之國之道也此國

君其定衛言君其安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冬

會于戚言會諸侯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

假羽毛於齊抗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而

弗歸既借羽毛齊人始貳齊人懷恨晉人○附楚子

囊還自伐吳卒楚子囊自秋伐將死子囊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郢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故

城郢而伍員竟入

左傳評本卷三十五

之逐君罪可討乎

王元美荀偃本賦

君之賊故為逆賊

謀而成其弑君之

亂自是弑弑而衍

歸衛有二君者十

年晉實為之也賢

如悼公竟為荀偃

所誤惜哉

按齊不言旌曰羽

毛異其名自諱其

惡

陳傳良齊人始貳

傳言晉執政之貪

齊於是加兵於魯

穆文熙子囊遺言

城郢而伍員竟入

於郟大臣謀國區
二設險亦為策之
下者
魏世儼員之入郟
數世後事也遂謂
城郟為非然則王
公設險守國其亦
非耶

襄經十五年

許翰不盟于國而
盟于劉崇向成故
公弱甚矣
孫復天子不親迎
取后則三公逆之
劉夏上也王后天
下母使微者逆之
可哉故曰劉夏逆

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郟事未
得訖于囊欲說而未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忠
盡忠於所事君薨楚共王薨
不忘增其名謂加謚將

死其身不忘衛社稷謂遺言
此忠國有民之望也
瞻望也
詩曰舉小雅都
行歸

于周忠信為周言德行歸
萬民所望即為萬民
忠也

以其忠
信故也

經十有五年癸卯春宋公使向成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成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非卿故書各天子無外
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公畏齊故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

豹帥師城成郟
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

之無傳○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悼公卒子
平公彪立

傳十五年春宋向成來聘
報二十二年
且尋盟尋十一年

見孟獻子仲孫尤其室
其官室之美
曰子有令聞

言子有令美之而美其室
其官室非所望也
言非吾

也對曰孟獻子我在晉
吾兄為之
毀之

重勞欲毀壞之則
且不敢問
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官師劉夏也天

卿不行非禮也
天子不親昏使上

三專平水卷三十五

十九

王后于齊以著其
非
按天子出命逆女
即是王后不待彼
之許與不許故曰
逆王后
黃仲炎城成郟者
名曰備齊其實城
孟氏私邑而叔季
城之何也三家合
為一體以親公室
也
胡銓城築二十有
九大夫帥師而戕
者三見文襄之際
大夫張矣故帥師
而戕者皆三家也
許翰悼公之霸功
亞桓文平公受之
遺烈猶在祝村漕

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曰替矣

傳十五年

王元美是時私家修借八侑雅歌且行之何有於美室哉

彭士望尤其室賢者遇目輒思其人責善地華無一毫間隔千世後誦之猶有餘感對亦真實然宜可為不當矣兄

按尚書官師相規又禮官師一廟天子諸侯通具之共非御言為一官之長也

○卿不行

錄

楚公子午為令尹

公子午即子庚代子囊為令尹公

子罷戎為右尹

為楚右尹之官

為子馮為大司馬

子馮

教從子為楚大司馬

○馮皮冰反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

為楚右司馬

子成為左司馬

為楚左司馬

屈到為莫敖

屈到屈湯子為莫敖之官

○屈居

公子追舒為箴尹

追舒即子南莊王為箴尹之官

屈蕩為

連尹

養由基為宮廐尹

為宮廐尹之官

以靖國人

安楚國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

君子謂楚康王於是乎能為官擇人

官人

夫為官擇人

國之急也

此國家之急務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

心

君能為官擇人則民無覲覲詩曰

嗟我懷

入

嗟歎我所懷

實彼周行

能官人也

言后妃之志以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

言自王而下五等諸侯及甸采衛五服之大夫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

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

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各居其列

所謂周行也

則是詩人周

鄭尉氏司氏之亂

其餘盜在宋

十年堵女父司氏尉氏奔宋

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

鄭人以子西伯之故

納賂于宋

馬四十乘

百六十四匹

與師蒞師慧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公孫黑子哲也為司城子罕

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

子罕以三賊與鄭良司臣

而逸之

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

託於魯季氏武子實

左傳言叔卷三十五

二十一

按劉夏獨過魯公不視單靖公故曰

卿不行

劉敞穀梁曰過我故志之非也王后

尊矣禮自當志豈與諸侯一例以過

我而書哉然則他王后不見者太子

立則妃為后自無緣見耳

陳傳良能官人傳言楚復強

孫鑣此時卷耳詩已如此解必是師

傳本說今朱傳改為思文王或未是

彭士望卷耳作后妃思得賢臣以位

君亦此解恰好
陳明卿楚之多才
如此所以竟春秋
之世為中國患

謝文海良司臣而
逸之賊中亦有分
別子罕惜才如此
穆文熙師慧過朝
將私激宋無人警
而滑稽優孟之流
也

鍾作敬師慧師曠
之流亞也鄭人以
為人玩而充賂遺
宋人受之而不知
用惜哉觀慧舉止
言笑蓋以滑稽寄
其憤者也無人焉
三字笑盡叔世君

臣偏是無目人自
中無人
彭士望太道理等
間發出掌一宋國
却被一樂工借小
便數落痛快無比
與范雎無王不同
唐錫周伯敬云偏
是無目者目中無
人余謂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賤故
當潑之
按陸音云易以鼓
切輕也或讀如字
陳傳良固請而歸
之終十年盜殺三
卿傳
張洽夏齊侯圍成
先事無備致圍而

諸卡季武子受子罕之託鄭人醢之鄭人殺賊而三醢之以為菹

人也三人皆女父尉翩司齊也師慧過宋朝鄭師慧過宋之

公將私焉私小也其相曰相師者曰朝也言此宋朝也

便即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相師者又曰既為慧曰必無人焉

有人若在焉豈其以千乘之相豈其不為子產等而

而師慧自謂也易淫樂之賤於鄭也

必無人焉故也重淫樂之賤輕千乘之子罕聞

之宋子罕固請而歸之固請宋公而歸師慧等

齊侯圍成齊靈公伐魯貳於晉故也不畏晉霸故於

是乎城成郭郭郭也於是魯城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於魯使人告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年十四年莒人伐魯今晉侯有疾晉悼公乃止

會以討邾莒冬晉悼公卒見經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渙梁

葬子蟜即公孫蕢言諸宋人或得玉宋國之人

獻諸子罕或人以玉獻子罕弗受宋子罕不獻玉者

曰即或以示玉人言以玉示能玉人以為寶也

故敢獻之故敢以子罕曰子罕謂我以不貪為

寶言我以廉潔不爾以玉為寶汝以寶玉貨若以與

先事無備致圍而

後城亦奚益乎
按上齊獻於晉故
註曰亦貳

倪鴻寶秋邾人伐
我南鄙魯自文襄
失政齊與邾莒交
伐其國由民分於
三桓故也

彭士望宋人或得
玉獻諸子罕子罕
不受無故重獻於
卿相必有求也一
弗受貨多少事子
罕頗擊其師慧
珍文熙韓獻子晉
之良大夫也使於
鄭尚欲得其玉環
乃子罕獨以不貪

俞寧世子罕無寶
而寶當盈或人得
寶而不知所措可
見廉吏最樂于錢
虜最苦攻而使復
寶既得所人亦得
生此宰相知人安
民之略也

按王人王工玉許急切然未可強拘也
王或菴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
彭家屈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人惟不寶金玉則胸次浩然無人而不自得固知不貪為寶
之言真至論也
彭士望歸諸
范氏斬草除萌此必子產之家

為寶而固却玉人
之玉又為處之得
所茲其賢蓋加人
一等矣

我若以汝皆喪寶也
是我失不貪之寶汝失寶玉不

若人有其寶
不若不受所獻我自寶其不貪

告獻玉者乃稽曰小人懷璧
言我小人也

不可以越
納此於子罕以請死也

子罕真諸其里
子罕感其至誠乃以所獻

為之攻之
使能治玉之人為或人富

其所
歸於其所居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
堵音者

范氏
歸其妻於范氏先絕

音註全文春秋拾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五

為寶而固却玉人
之玉又為處之得
所茲其賢蓋加人
一等矣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十六年

高閔為討邾莒也

邾莒連伐魯魯使

苦於晉悼公將為

會以討之遇疾乃

止平公即位遂成

父志

滙參漢古歷友爾

雅梁莫大於漢梁

漢梁水隄也今河

南懷慶府濟源縣

西北原山有白澗

水即漢梁也

高閔諸侯有罪執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五

經十有六年甲辰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諭用而○三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漢梁漢水名不書齊高厚○戊寅大夫

盟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

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漢○晉人執莒子邾

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

子以歸執以歸始此○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人而二君不名

同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張洽許男有從晉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高閔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

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也宋稱人蓋微者

家鉉翁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

衛甯殖宋人伐許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

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傳十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

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邲○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見經平公即位平公悼公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君臣張老邲

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改服既葬改喪服修宮修宮選賢能烝于曲沃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土然警守而下警守而徹戒

會于浹梁合諸侯為會下命歸侵田命諸侯各歸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

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侯與諸侯宴于温晉平與列國諸侯飲宴于温地使諸大夫舞使諸大夫舞

類齊有二心故高厚齊有古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有異志矣言諸侯不同以事晉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齊為大國高厚若此

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傳十六年

孫鑣平公即位平敘然亦有簡法

朱熹五霸既衰漢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

自是差異不好

李笠翁晉悼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

霸之美也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

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欽奈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工

於撫鄭而拙於懷陳明於治楚而暗

於通吳以是終不能過桓文而霸也

盟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曰載書同討不庭凡諸侯朝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王樵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名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

人歸諸侯晉人歸諸侯惟以其鄭子蟜聞將伐許公

侯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故相鄭伯親往

侯遂遷許遂梁之諸侯許大夫不肯許大夫不肯

相去聲穆叔從公叔孫穆叔從魯齊子帥師會晉荀偃齊子即叔老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偃齊子即叔老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以會伯子見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為曲說無禮補注雖伯國亦無以主兵大夫先諸

庚寅伐許諸侯次于函氏函氏許地晉荀偃欒黶

帥師伐楚進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十二年

帥師伐楚進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十二年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北有湛水東入汝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北有湛水東入汝

楚師敗績公子格之師敗績

楚師敗績公子格之師敗績

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伐許國

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伐許國

秋齊侯圍郟郟魯孟氏邑齊

秋齊侯圍郟郟魯孟氏邑齊

齊侯曰是好勇齊靈公言是好去聲

齊侯曰是好勇齊靈公言是好去聲

冬穆叔如晉聘叔孫豹

冬穆叔如晉聘叔孫豹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未息民未休息

未息民未休息

侯之禮在魯史亦無以主兵大夫亭諸侯上之法卿雖可會伯子見然君臣之禮自若傳發此義贅矣

陳傳良伐許而還傳著經所以但書伐許

王元美齊左叛晉

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來伐是時齊益強屢使大夫侵

高閔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魯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蔽邑之地言齊人朝夕伐魯以釋其

之恨是以大請請於晉國蔽邑之急言魯有齊朝不

及夕朝不保暮言其甚急引領西望晉在魯西故言引領西向以望曰庶幾乎

來救我曰庶幾晉比執事之間也若欲待晉國間暇之時恐無

及也無及於事見中行獻子穆叔乃見中行賦圻父

賦小雅圻父詩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瓜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

憂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獻子自稱名云偃知不能憂恤魯國

敢不從執事敢不從魯國之執事以同恤社稷以同憂恤

而使魯及此而使魯人及此見范宣子穆叔又賦

鴻鴈之卒章小雅鴻鴈詩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嗒嗒

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向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

經十有七年乙巳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

自高厚始○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莊朝宋微者獲司徒邠司徒邠

○甲宋也陳甲宋師不設備故獲○衛孫蒯田于曹

薛季宣邾人乘齊

補注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同圍齊傳義經十七年孫復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子同此

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向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集如鴻鴈卒章所云乎

生死皆曰獲甲宋也陳甲宋師不設備故獲

之圖報執之讐也
傳十七年

王荆石林父逐君
之惡誰不聞之荆
遭曹人之詞蓋亦
內自省爾何至披
重臣與大衆而遷
怒於其君豈不負
罪於天下哉蓋荆
世其頑冥稔惡而
不悛者也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王據魯之四鄙而
苦伐其東齊伐其
北邾伐其南魯之
微弱不振亦可知
矣國有政雖弱而
強國無政雖大必
弱魯莒于紅革車

遂蒯孫林父之子越
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孫蒯飲
馬于此○飲去聲

重平聲 毀其瓶或以瓶為飲器但於飲馬
義類似不相關未知是杏

門而詭之詭罵也重丘人閉門
詭音候 曰親逐而君言孫蒯

之父親逐汝君林爾父為厲言孫蒯父死
當為惡鬼 是之不憂

曾不憂懼逐君君而何以田而何以田
獵為哉 夏衛石買孫

蒯伐曹孫蒯不忍心其取重丘攻重丘而取
之報私忿 曹人愬于

晉曹人以其事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為明年晉執石買傳

前年圍成避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圍魯
孺子故未得志 高厚圍

臧紇于防防臧師自陽關逆臧孫魯師自陽關
往迎臧紇 至下

旅松至于旅松近防地魯師畏齊故不敢至防
師畏齊故不敢至防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師而但三子復還
守防
王百襲齊素一齊
以虐魯平公又一
且執其相與伐我
之邦莒所以重齊
之怒而甚魯之禍
實三伐北鄙再圍
邾今君臣又分攻
其二邑蓋楚方不
撓中國而齊以中
國及自撓中國矣

千乘豈曰無兵而
陵夷至此者三家
分政民不知有君
故也

李卓吾左師畏華
臣之強勸君蓋其
惡而舍之而諉曰
大臣不順國之耻
也細人姑息之論
耳異日有瘦狗入

而華臣出顧不耻
按策籌策之策否
則已字不通古人
往二云長策云短
策王昔傳云立萬
世長策李白詩國
名懷長策又韓愈
詩我欲進短策無
由至丹滬

孫鑣語工風致在
哲黔二字上
穆文熙晉卻獻于
殺入韓獻子馳救
之至則已殺乃令

賊殺其宰華吳華臣使賊殺其宰賊六人以鉞殺諸盧

門鉞於宋城之盧門合左師之後合左師

賊殺華吳於向向戌見左師懼賊而懼曰老夫無罪老夫向

無罪言已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有討於華吳遂幽其

妻遂幽閑華曰界余而大壁與我以女大壁玉宋公

聞之宋平公曰臣也臣言華不唯其宗室是暴華與

兄弟故言不唯使賊私殺華吳是大亂宋國之政大亂宋國之政刑必

逐之臣必逐華左師曰向戌謂臣也臣言華亦卿也亦宋

大臣不順國有大臣國之恥也此國家之不如蓋

之其罪勿問乃舍之宋平公從向戌之左師為己短

策策馬推也向戌悔其初謀之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過其門必馳騁而去狂狗也宋人逐之瘦狗入於華臣氏

國人從之國人從華臣懼華臣心不自安遂奔陳華

為平公築臺皇國父為宋平公妨於農收周十二月

收斂之時故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

弗許宋平公築者謳曰築者者乃澤門之哲澤門宋

門也皇國父自實興我役實興我役實興起我邑中之黔子罕

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實慰我心請俟農畢子罕聞之子罕聞

黔音琴又鈐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子罕聞

狗之亦是此意蓋凡共事之人莫善於分謗莫不善於獨為君子獻子子罕其可為法哉

彭家盛春秋凡國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王制田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況可役不以時乎平公築臺妨于農收此國無大臣之效也然子罕聞築者

譽已而扶之以分謗其為慮深矣視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

後雅隆按子罕此

前軼不直經帶

錄附齊晏桓子卒

嬰之父晏嬰麤縷斬

也縷在肩

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

後雅隆按子罕此

前軼不直經帶

錄附齊晏桓子卒

嬰之父晏嬰麤縷斬

也縷在肩

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

後雅隆按子罕此

前軼不直經帶

錄附齊晏桓子卒

嬰之父晏嬰麤縷斬

也縷在肩

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

後雅隆按子罕此

前軼不直經帶

錄附齊晏桓子卒

嬰之父晏嬰麤縷斬

也縷在肩

後之掠美市恩者為何如哉此等亦要推時宜行之非一定盛德可法

後雅隆按子罕此

親執朴○朴蓬入以行築者行視築而扶其不勉

者扶決罰也而決罰其不勉曰且責吾儕小人言我輩之

小皆有闔廬皆有門戶闔廬以閉塞其廬舍以辟燥濕寒暑以避天

雨濕冬寒夏暑今宋君欲而不速成而不

勉力速何以為役何以以其為謳者乃止謳者本為子

請今見其督役遂疑或問其故或問子罕本欲緩之

其過言乃止不謳或問子罕本欲緩之

罕曰宋國區區言以區區不而有詛有祝後者有祝與

緩役者○詛莊禍之本也禍亂之本也傳言子罕分

慮反祝音呢○嬰弱也晏嬰麤縷斬縷在肩

前軼不直經帶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以直杖竹

菅屨菅屨草屨也○菅音奸食鬻謂朝一溢米暮一居倚廬廬

東墻而為之東墻而為之寢苦苦編草也寢於編草枕草以草為

與士喪禮畧同其畧惟枕草耳然其老曰老晏子之

枕苦亦非喪服正文○枕去聲其老曰老晏子之

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縷服各有不同

故譏曰唯卿為大夫卿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二等故唯

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經十有八年丙午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

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孫鏡頗似禮弓諸

魏禧按即各以是禮也亦可

襄經十八年

張洽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許翰冬十月會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劉敞卒于師穀梁

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

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

長子，上黨郡縣，各長上聲，又如字

執孫蒯于

純留

純留亦上黨郡縣，各純音屯，又如字

為曹故也

○為去聲

秋齊侯伐我北鄙

齊師

中行獻子將

弗勝

伐齊

將為魯伐齊

夢與厲公訟

者夢與之訟

弗勝

荀偃

公以戈擊之

厲公以戈

首隊於前

於其前

○隊

走

○奉

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有巫名臯，夢中走而見之

他日見諸

音棒

道

異日獻子見

與之言

獻子因以所

同

子與厲公訟

皆同

巫曰

今茲主必死

主，大夫之稱

言

若有

事於東方

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

則可以逞

故勸使快意伐齊

微

獻子許諾

是，其言

晉侯伐齊

晉平公討

將濟河

師欲

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

雙玉，曰穀，獻子以朱絲係而

禮神

○穀音角

而

禱

而禱于有

曰齊環怙恃其險

環，齊靈公，各言怙恃其山川之險

負

其衆庶

依負其民，人之衆庶

棄好背盟

棄絕其好，背叛齊盟

陵

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伐魯，陵犯殘虐其民

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

其守官之臣，偃實先後並去聲

苟捷有功

苟捷

苟捷

而獨偃受其殃何

經世鈔書偃同，賦

荀偃夢之

評苑晉厲公為樂

書荀偃所賦，至是

見齊侯，書師

王元美以伐曹見

執晉知買伐曹之

惡矣而未知孫氏

逆君之為惡也况

行人非所當執乎

補注齊侯伐我傳

而獨偃受其殃何

經世鈔書偃同，賦

荀偃夢之

評苑晉厲公為樂

書荀偃所賦，至是

見齊侯，書師

王元美以伐曹見

執晉知買伐曹之

惡矣而未知孫氏

逆君之為惡也况

行人非所當執乎

補注齊侯伐我傳

而獨偃受其殃何

經世鈔書偃同，賦

荀偃夢之

評苑晉厲公為樂

書荀偃所賦，至是

見齊侯，書師

耶豈書公而偃私勝齊而無作神羞無致敗事而官臣偃無敢復濟

家鉉翁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復濟河○復浮去聲唯爾有神裁之惟爾有河之神裁度其事

沈玉而濟沈玉於河以質冬十月會于魯濟會諸侯于魯之

尋湟梁之言湟梁在十六年同伐齊與諸侯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齊靈公禦諸侯之師于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平陰城南有防防有

而守之防門外作塹廣里作塹橫行廣里故風沙衛

曰齊風沙不能戰既不能戰莫如守險莫如擇險要而守

險齊侯不從諸侯之士門焉諸侯之士門攻其城門齊人多死防

曰吾知子言我與子相知敢匿情乎不敢隱匿其情實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千乘七萬五千人言魯與莒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詐之矣晉既詐魯若入若入

子盍圖之子謂析文子子家

以告公子家即析文子以范公恐靈公恐懼晏嬰聞之晏

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固無勇敢而又聞是而又聞弗

能久矣不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山各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旆而疏陳

之必疏建旌旗以為陳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使軍中

以旆先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輿曳柴而從之

李九我此詐為兵李九我此詐為兵多以恐齊故齊侯

增補合注宣子諱言以恐齊也

史者也補注廣里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於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

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社說非居東萊范宣子以折文子相知必信己言故佯為心腹而實為也穆文熙魯莒自其鄉入此宣子諱言以惑齊人未必為實惟晏子能知之惜齊之不用耳

增補合注宣子諱言以恐齊也李九我此詐為兵多以恐齊故齊侯

左傳卷三十一

不知而畏兵法新
謂疑兵也使敵人
偵候其情因而薄
之則兵勢既分反
以致敗
孫鑣以旆先柴從
根端先來是一事
經世鈔與曳柴音
人慣用此法
魏禧兵家陰謀唯
恐入知又多外示
弱以誘敵此獨洩
其謀張其兵以示
之何哉蓋晉不欲
戰知靈公輕而無
勇故為此以懼其
逃耳詳平陰論
按乃脫歸謂脫去
車上旗幟如齊侯
不在車上而遁去

也
汪道昆叙事妙品
鳥鳥之樂班馬之
聲城上有鳥三段
章法
孫鑣三齊師其遁
句固增態
鍾伯敬十一月丁
卯三千之勇不致
死於敵而私攻擊
非先國後私讐之
義
孫鑣曲叙有過於
繪事造語亦妙
經世鈔軍不和必
敗用師之際何擇
于刑人若夙沙衛
殿則績最未必獲
而晉豈能如入無
人之境乎

柴從車齊侯見之
齊靈公登
畏其眾也
畏晉師
乃

脫歸
脫不張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
齊師乘
師曠告

晉侯
晉師曠告
曰鳥鳥之聲樂
鳥鳥得空營故其
齊

師其遁
齊師其必
邢伯告中行伯
邢伯即晉大夫邢

曰有班馬之聲
班別也夜遁馬不
齊師其遁
齊師其

叔向告晉侯
晉叔向
曰城上有鳥
兵眾守城鳥不敢
齊師其遁
齊師其

齊師其遁
齊師其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齊平陰

從齊師
遂追齊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夙沙衛

子殿國師
子謂夙沙衛
齊之辱也
此齊國
子姑先

乎
謂夙沙衛
乃代之殿
代夙沙衛殿

塞道
夙沙衛恨二子故殺馬於阻隘
晉州綽及之
州

綽追及
射殖綽中肩
州綽射殖綽中其肩
兩矢夾脰

脰頸也兩矢夾殖
曰止
謂殖綽
將為二軍獲
將生為

獲不止
若不肯止將取其衷
復欲射矢中
顧曰
殖綽顧曰

為私誓
令州綽設
州綽曰有如日
州綽為誓言必
乃

弛弓
州綽乃自
而自後縛之
而執殖綽
其右具丙
州

亦舍兵
右主擊刺
而縛郭最
郭最與殖
皆矜

甲面縛
皆不解甲反縛
惟
坐于中軍之鼓下
坐殖綽

晉人欲逐歸者
晉人欲長驅
魯衛請攻險
魯

晉中軍
之鼓下
晉人欲逐歸者
逐齊師歸者
魯衛請攻險
魯

彭士望在性陰根

尤善報怨每恨國

家大事

汪道昆州綽之射

何下養由衿甲面

縛武畧可想

係鏡已卯荀偃士

向以中軍克京茲

前每叙戰事必先

述三軍帥佐此童

却至此乃出亦是

變法

經世鈔死合兵以

改齊師既道乃分

兵四掠又於此敘

出上中下軍之將

又是一格

按雍門之荻孫鑿

分次經傳本作荻

曰林句解作荻

穆文熙殺大斬檣

數闔俱見晉師開

暇齊境不守又甚

於牽之戰矣

李于鱗齊於四年

之中六伐鄆而圍

邑又從邾莒以助

其虜諸侯之陵暴

未有若是之甚者

是以動天下之兵

幾亡其國

孫鑿速疾同義當

是速疾畧為句犯

之當是欲突圍而

出耳註云將犯之

而行未明何人東

侵耶上著一二語

甚明

經世鈔莊公抽劍

斷鞅數語皆是大

請攻險固

城守者

南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

邦

邦音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

廬音

弗克

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趙武及之共伐萩也

去聲萩

范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音秋

門中

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

琴

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

州綽門于東閭

左

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

數闔

將走郵棠

大夫

師速而疾

略也

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

君必待之

將犯之

乃止

甲辰

東侵及維

南及沂

鄭子

已卯荀偃士向以中軍克京茲

京茲齊邑

在平陰東

樂厲死其子盈在下

軍平陰西有邦山

弗克

圍之

十二月

雍門齊城門秦周魯大夫

趙武及之共伐萩也

范鞅門于雍門

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

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

琴

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

州綽門于東閭

左

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

數闔

將走郵棠

大夫

師速而疾

略也

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

君必待之

將犯之

乃止

甲辰

東侵及維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州綽門于東閭

東閭齊

左

驂迫還于門中

以枚

數闔

將走郵棠

大夫

師速而疾

略也

君何懼焉

且社稷之主

君必待之

將犯之

乃止

甲辰

東侵及維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鄭子

維水各東侵齊及

南及沂

上博平林卷三十六

有智畧膽力人及其為君昏淫如此真不可解陳傅良南及沈傳狀晉師之暴於是天子始昏于齊李笠翁欲召外兵以戰同列此鬼神所不赦者他日其身見殺其室見分寧非處心積慮之顯禍哉

彭士望忠信苦心見于一歎

九傳言本卷三十一

孔欲去諸大夫

子孔即公子嘉欲去諸大夫而專其權○去上聲下同

將叛晉

知晉不與已

而起楚師以去之

而起楚師以去之藉其力以去之使告

子庚

鄭子孔使人以其謀告於楚令尹子庚

子庚弗許

子庚知其不許故不許楚

子聞之

楚康王聞其謀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揚豚邑大夫各宜康王使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

言楚國之人謂康王即位以來而不出師

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生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於先君之禮不穀即

位即位在於今五年

至今年師徒不出未嘗統人其

以不穀為自逸

人必以我為自求安逸故不出師

而忘先君之業矣

而忘先君

大夫圖之其試圖度之其若之何

子庚歎

子庚聞命歎息曰乃自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各言楚

王其謂我懷安

所以不許鄭人之請者正以休息楚國而利社

稷也

見使者見揚豚尹宜稽首而對稽首以首至地而對王使曰諸侯

方睦於晉

言諸侯方與晉親睦臣請嘗之臣請先嘗其難易若可若可

君而繼之

楚君則以繼其後不可若鄭不收師而退臣請收兵而歸子庚

可以無害

楚之患害君亦無辱楚君亦不至親出以受恥辱子庚

帥師治兵於汾

子庚欲伐鄭故先治兵於汾地○汾扶云反於是子蟜

伯有

良子張從鄭伯伐齊公會伐齊子孔

子展

公孫舍之子西公孫夏守留守鄭國二子知子

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

不敢會楚師

子孔見二子為備楚師伐鄭子庚次

經世鈔追于君命為此等處法最得龜錯發七國之謀及事債乃欲自居守而使天子將宜其死也孫鑣不甚具法但以詳敘見色亦覺熟鬧經世鈔按危亂之時與小人同執國柄者不可不知此

五傳言本卷三十一

二

經世鈔師法最防不虞故其慎如此

於魚陵

魚陵鄭地魚齒山也

右師城上棘

楚師將涉

師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

遂涉潁

楚師遂涉潁水

次于旃然

旃然水名楚師

次舍于旃然

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

梁

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雍於用反

右回梅山

鄭師東至于蟲牢而反

至于蟲牢而反

至于鄭之蟲牢而歸

子庚門于純門

子庚

自攻鄭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也再宿于

之純門

步於魚齒

鄭之城下而還

之下

魚齒之下有澗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

甚雨及於楚師

楚師多凍

雨寒故也

役徒幾盡

執役之徒不勝勞苦

晉人聞有楚師

晉人聞楚

有伐鄭師曠曰不害

晉師曠獻言曰楚不為害

吾驟歌北風

歌北風吹律

以詠八風也言吾聞楚伐鄭

常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

又歌南風

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

南風不競

南風音微故曰不競

多死聲

南風之中又蕭殺之聲

楚必無功

以聲聽之楚師董叔曰

晉大夫

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臺

伐鄭必無成功

日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

謂觸歲月

必無功

無成功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丁未春王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

侯也祝柯縣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

今屬濟南郡

齊無

取邾田自濶水

取邾田以濶水為界

季孫

齊無

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曹成公卒子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

其取田之罪

蓋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沒其疆田之說正

其取田之罪

鄭玉傳稱疆我田

自後凡也

孫復諸侯不序前

五經類編師曠董

叔皆以天時決之

叔向則以為當觀

其君之德天時不

足憑也

能令術數家斷古

薛季宜楚公子午

之伐間鄭伯之出

也乘入不備而迄

無成功曠武而已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陸淳穀梁曰句宣
墮惟而歸命於介
案不伐喪常禮也
更待君命是詐讓
小善非入臣盡忠
之道也

宋熹春秋分明處
只是晉士句侵齊
至數聞卒乃還這
分明是與他

高閔齊魯仍世昏
姻之國前雖有怨
今已易世故不廢
委絕示不忘好

杜謬襄公之時政
在大夫甚矣專相
為會故詳錄之
孫復城西郭城武

城懼齊也
傳十九年

俞寧世執邾悼公
此武仲所謂借入
之功者也
補注歸之不書歸
在師受之

接壽夢之具注荀
偃以下全襲杜氏
坊間杜注本或上
真子二字寫誤

左傳言本卷三十一

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

嘉魯西○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叔孫豹會晉

士句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伐齊之諸侯自沂上歸盟于督揚

督揚即曰大母侵小載書曰大國無得侵小國○母音無○執邾悼

公晉人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諸侯遂次

疆我田正邾魯封疆之界至也取邾田自漵水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

歸之于我以田歸于魯也晉侯先歸晉平公先歸國公享

晉六卿于蒲圃晉六卿過魯故公為設享禮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皆

晉六卿以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命之服六卿

之下至侯奄皆如鞶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與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荀偃瘕疽瘕惡創也荀偃有

瘕疽之疾○瘕瘕惡創也生瘍於頭瘕疽屬在頭曰瘍荀偃既

及著雍及著雍之地病荀偃病甚目出病

大夫先歸者皆反晉大夫之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

弗內荀偃病甚弗內請後士句知荀偃必死請

曰鄭甥荀偃曰鄭甥可以為後二月甲

寅卒荀偃而視荀偃既死不可含口噤不可受含宣

子盥而撫之宣子即士句乃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

左傳平水卷三十六

十四

稱主言荀偃既死我事猶視言不合其心樂懷子曰

荀吳敢不如事荀偃言荀偃其為未終樂懷子曰

即樂盈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言荀偃其為未終

○為乃復撫之乃再撫其尸曰主苟終言荀偃所不

嗣事於齊者所有不繼成有如河有如水之神乃瞑荀偃

目受含受含宣子出范宣子畢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自恨以私待人故言淺之為丈夫也○晉樂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樂懷子之言故也樂魴樂氏族不告也○季武子如晉

拜師拜謝討晉侯享之晉平公為設范宣子為政代

偃將賦黍苗小雅黍苗詩美召伯勞來諸侯如中陰中軍

李武子興李武商再拜稽首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言小國仰望大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

甫而後得熟○仰如字又若常膏之若常膏雨其天

下輯睦輯睦以事晉豈唯敝邑實受其賜賦六月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附錄李武子以所得

於齊之兵季武子以從晉伐作林鐘林鐘律名鐘鐘聲

而銘魯功焉而銘魯國臧武仲謂季孫臧武仲告曰

非禮也言非銘夫銘夫為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

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得時動大夫稱伐大夫則銘其

今稱伐今林鐘銘功若則下等也則三等之中計功

若欲計則借入也則借晉之非已功也言時若言

其功勞則借入也借如字又積入下同言時舉動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按乃復宣子撫尸也偃死遺念不在其子在伐齊故宣子嘆云偃大丈夫也吾不知而視之淺矣故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高閔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衍奔於齊故獨伐齊林父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矣

魏禧靈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陸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

都寶天子令德令猶令靈之令言以

德布于銘也
孫鑿亦淨然大畧
是左氏常法
王元美伐齊之舉
不過報侵伐之怨
即得捷豈足為功
而銘之武仲之論
既合典禮又洞神
機其習可以觀矣

得則妨民多矣則妨於農事亦已多矣何以爲銘何以爲銘且夫

大伐小且夫大國討伐小國取其所得取所得於小國之兵以作彝器常

也也作鐘鼎以爲宗廟彝常之器銘其功烈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以示子孫

而懲無禮也而懲戒他人今將

借人之力今魯國將借晉人之力以救其死以救魯國之禍若之何

銘之若之何而小國幸於大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而昭明其所獲之兵器以取怒大國凶之道也是乃危凶之道

武城傳武城齊侯媵于魯曰顏懿姬顏懿姬之母姓因以爲

無子無所出其姪駸聲姬駸聲姬之母姓因以爲

生光駸聲姬之母姓因以爲以爲太子靈公

以爲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戎子嬖

仲子生牙仲子生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嬖幸故

戎子請以爲太子戎子恃寵請於靈公許之許之靈公仲

子曰仲子牙所生不可不可立牙廢常不祥廢立嫡

也善間諸侯難間諸侯之列事難光之立也光之立也列

於諸侯矣列於諸侯今無故而廢之今無罪而是專

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是專黜廢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又以難

而犯君必悔之言齊君必自悔之公曰靈公答在我而已立

遂東太子光廢太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

爲太子立公子牙爲太子使高厚爲少傅使夙沙

夙沙衛爲少傅使夙沙

已專平太公三十一

劉懷恕譏妾婢子
矣以其子爲請而
僥倖奪嫡致殺何
尤惜哉仲子始而
訛子繼而諫止終
亦得不償失也已
經世鈔有理有識
仲子賢矣乃不免
何哉
孫鑿廢常二句雙
字對單字不嫌不
倫四字句却欲其
倫彼時文格蓋如
此
穆文熙靈公廢太
子光而立牙高厚
不能強諫而爲之
輔故崔杼殺之而
兼其室殺之雖過
而厚實自有以取

之矣 增補合注或云微 密也 李益翁子光問交 之疾而自立殺交 所愛為惡已甚何 暇護尸諸朝之為 非禮乎愚因疑環 之死未必非光為 之他自踰墻拊搯 之禍乃其宜也

子牙少傅齊侯疾及齊靈公疾病崔杼微逆光崔杼使微服迎故太子光疾病而立之靈公疾病而光殺戎子光怨戎子廢尸

諸朝暴戎子之非禮也非用刑婦人無刑婦人無罪則之刑

雖有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雖犯死刑者猶不暴尸於朝市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太子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丘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以風沙衛

易已莊公謂風沙衛衛奔高唐以叛風沙衛奔齊高唐之邑以叛

○晉士匄侵齊及穀師及齊之穀地聞喪而還聞靈公之喪而還禮

也禮不伐喪故善其○錄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

孫蕞卒子蟻赴於晉大夫使赴告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

侯范宣子言公孫蕞於晉平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蟻見諸侯之

師而勸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晉平公為公孫蕞請命於周王王追賜之

大路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簡使以行禮也使子蟻

葬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灑藍齊地高厚為公子牙

大傳故殺之而兼其室而兼其室而兼并高厚之室書曰齊殺其大夫

○灑酒又史傳解經不言崔杼從君於昏也以高厚從靈公昏諺之政廢光立牙不能

諫止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孔即公子嘉執政而專其權國人患

之鄭國之人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難去

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于純門子孔當罪子孔當受西宮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孔自以其家之甲及子革子

陳傅良以行禮也 終十四年書蕞傳

陳明卿高厚既以 罪誅齊之權在崔

而已故不旋踵而 有崔杼之逆高之

殺崔之辜齊之禍 也

補注從君於昏說 見禧十年下子

孔同趙伯循曰是 兩下相殺而經以

國討為文者蓋殺 者皆承君命而殺

之故經以累上之 純門

辭書之傳則雜史良氏之甲以自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守音猗下守備同

殺者故不錄其君命耳經世鈔子孔失衆久矣攻強者必其情之所欲

魏世儼子孔知國難不以告利得執政之柄繼復召楚師欲求專鄭其貪殘捐賊焉可與親知果不義知伯則別族而為輔氏況

三室如一乎觀子華子良於國討時猶以己甲助子孔守易曰比之匪入不亦傷乎

魏禮按人之托身

親也二母相愛故士子孔與倍之四年鄭簡公之四年魯襄公之

子然卒宋子之長子簡之元年鄭簡公之元年魯襄公之

子孔卒子然之室司徒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司徒孔

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三室如一子孔子華子良二子之室○相去聲

故及於難故子華子良子華子良出奔楚故出奔楚

子華為右尹子華即鄭丹為鄭人使子展當國猶公

故使子展當國攝君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

孫僑始立附錄齊慶封圍高唐風沙衛以高唐弗克

不冬十一月齊侯圍之齊莊公親見衛在城上齊莊

風沙衛在號之莊公號召風沙乃下風沙衛乃

高唐城上如字召也又平聲以無備告無守備告揖之

公問守備焉莊公問高唐守備之有無

齊莊公以風沙衛所告至乃登風沙衛志於戰死故

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乃登不順齊侯之揖而還

城聞師將傳食聞齊師將會食高唐人殖綽工倮

會夜緹納師殖綽工倮會齊大夫因其會食夜醢衛

增補合注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

下句亦通

援傳食之傳或屬

托家不可不慎如

此蓋托有德則進

退可以無慮若徒

以勢力是庇則福

殖綽工僕齊二士

會昏夜時登城而

不及禦二子從城

上懸繩納師

雁參高唐人此句

濱在聞師上乃倒

句也

伊侃殖綽耻風沙

衛殿師是大有志

氣人夜繼納師是

大有作用人然而

衿甲面縛坐晉鼓

下終以醢衛李陵

其私淑此意乎

彭士望衛畢竟死

綽乎

張天妃觀此傳則

柯之會豹專以國

托晉大夫叔向專

以政許魯大夫當

時之國政在大夫

可見矣

于軍

執風沙衛醢也

○城西郭

見經

懼齊也

郭也前

大隧

大隧地關齊晉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齊晉既

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

叔向曰

叔向曰

肸敢不承命

向

穆叔歸

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

言齊猶

不可以不懼

知所懼也

乃城武城

乃築武城之

悼子不衰

悼子即石買之

是謂廢其本

廢拔也言父死

必不有其宗

必不能有其宗族為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必不有其宗

十六年石惡出奔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六

左傳評林卷三十六

二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七

魯襄公六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震經二十年

二十年庚申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

高闕向本莒邑宣

向邑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四年取之者也莒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會結好自是十五

○秋公至自會無○仲孫速帥師伐

為卿未練而從政

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

無復三年之喪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叔老如齊○

同上齊以晉不伐

弟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其喪而感服居而

亦足矣而復伐之

出盟蓋亦越禮畔

許翰祝柯會既執

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傳說彙纂陳黃書弟先儒多主穀梁

以為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端

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書奔為

罪黃二說相兼其義始備故並在焉

傳二十年

王元美齊之無道十二諸侯環其郭

而終不服以晉土而感而受盟脩德懷

遠不誣矣補注劉氏曰晉人既執邾子又取邾

田何謂未報乎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

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邾人驟至

弗能報也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

公子履其母弟也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

魯及莒為平孟莊子會晉人盟于向

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鮮之故

晉合諸侯于澶淵齊成故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伐魯以諸侯之事

不能報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人不從蔡人殺之故殺燮

與兄同謀故出奔楚

二慶陳卿畏黃偏奪其政

二慶誣想諸楚子黃于楚

楚人以為討楚人以爲此公

子黃出奔楚

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

且兄弟也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糾蔡

不能而死

言不與民同欲也

言非其罪也

將出奔呼於國

求專陳國

暴蔑其君

而

先時蔡景侯之父文

先君謂文侯之父莊侯

言晉國不可棄之

且蔡與晉為同姓兄弟之

糾蔡公子燮求

與蔡人不相能而死於禍

罪燮違衆以致禍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呼於陳國

陵暴欺蔑而

求專制陳國之權

於陳侯

黃遷祝柯之會晉已為魯執邾子取

邾而矣澶淵之會魯又方與邾同盟

矣不宜更伐之也孟獻子父喪方新

而盟莒伐邾專橫國如此急於擅魯爾

按注楚人徵發微斂也周禮間師以從

時徵其賦疏徵斂百里內貢賦

王元美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

道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

國之合義者不幸見殺於國人當原

其情而矜之而左無道

氏遂以遠眾罪之
妄附於國殺之例

謬亦甚哉

補注陳侯之弟公

子黃以偏為二慶
所逐不得為無罪

傳序公子慶事若
能諒其心者猶以

不與民同欲罪之
則以書國討為必

有罪故也凡傳敘
事實而斷義非往

往類此

滙參褚師段逆之
敘享變調避下公

享之句也既不可
云七章八章又不

可云卒于章乃曰
七章以卒變調可

家之光喻武子奉
使能為國光輝

去其親而去陳侯兄弟

五年不滅若過五年而不滅也

是無天

也是無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也

齊子初聘于齊齊子

冬季武子

如宋即李宿

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褚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季武子以入國受享禮也

以卒季武子賦棠棣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

宋人重賄之宋人喜之重其好賄

歸復命季武子

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命於公襄公為設

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襄公賦小雅南山有臺

武子去所季武子

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宋人喜之重其好賄

歸復命季武子

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命於公襄公為設

賦魚麗之卒章季武子賦小雅魚麗卒章

公賦南山有臺襄公賦小雅南山有臺

武子去所季武子

曰臣不堪也堪當也言臣不足當此詩之謂也

衛甯惠子疾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逐衛獻公

君入若能

悔而無及也今雖悔恨而無所及

名藏在諸侯之策我之惡名藏在

君入若能

則吾

子也則有光其父可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餒而已吾甯有為飢餒之鬼而已

悼子許諾甯喜許諾

惠子遂卒甯殖遂死

不來食矣不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則掩之則可以掩

若不能若不能納君

猶有鬼神

吾有鬼神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

左傳平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襄經二十一年

固非他國可及

歸傳

滙參公羊傳是年

十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傳冬十月

庚子孔子生史記

襄公二十二年孔

子生三家不同朱

子主史記

羅泌路史今著八

月二十七日為先

聖人孔子生且

薛季宣天下之惡

一也納人之叛疾

人之叛已不可以

言理矣公在晉而

叛臣之受魯之無

政甚矣

黃震案樂書弑君

而免于討樂屬汰

而以內亂亡其家

盈奔雖非其罪而

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漆間丘邾二邑於是公猶在晉

○夏公至自晉納之也○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稱其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銅欒氏也

○任音士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謝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以邾二邑來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武子以襄公之姑及姊嫁之杜氏云計公年不得

皆有賜於其從者又皆有賞賜於庶其之從

於是魯多盜於是魯國盜賊甚多季孫謂臧武仲季孫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言子武仲曰不可詰治盜賊

紇又不能紇臧武仲名也言紇孫曰我有四封武子言我魯國有四方封疆之界而詰其盜而詰治其界內

何故不可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子謂武仲為司寇之官將盜

是務去將以治姪去盜為先若之何不能如何而自

武仲曰子召外盜言季武子召外國叛而大禮焉而

何以止吾盜何以禁止吾國子為正卿正者政

而來外盜而招來外國使紇去之使我為司

將何以能此我所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庶其竊

積惡有自來矣

高閔曆家推步之

術皆一百七十三

日始一交會去交

遠則日食漸少無

類食之理此年及

二十四年類食古

今術者不能考知

故日食雖天數之

常聖人必以為謹

異而書之以警小

君之自怠也

傳二十一年

孫鑣曰子盍詰盜

故作不通語以發

下

孫應鑣姑姪不同

分位豈可同室而

處並事其夫武仲

徒知賞盜不足以

莊傳平水卷三十一

止盜而不知滅禮
不足以為國矣
魏禮武仲多智詐
亦大盜之魁所謂
不以人廢言者如
此
石星臧紇灑濯其
心壹以待人數語
有合聖賢身教之
者然不免結於季
孫為之廢嫡立庶
此亦何異於盜乎
但其言則不可以
人廢矣
李笠翁晉自受庶
其之後年夷黑肱
接踵而至魯地遂
為盜藪然皆非君
命也襄公如晉而
廢其以漆間丘來

以來
奔魯子以姬氏妻之季武子以君之而與之邑而使
漆間丘其從者皆有賜焉
其從者皆有賜焉者皆有賞賜
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姊妹大盜謂庶其則禮貌與其大邑
與其大邑與之邑
其
次阜牧輿馬其次廢其之從者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人則以輿馬賜之八等之人謂阜輿隸
其小者衣裳劍帶其小如從者之微賤
是賞
盜也是賞其能為
賞而去之賞其大盜
其或難焉或
其難且如紇
紇也聞之且如紇
在上位者凡居於
洒濯其心其法皆
洗滌其利慾之私心
壹以待人待乎人
軌度其信其法皆
一度於信可明微也
可明微也行皆可明驗
而後可以治人
先自治而後夫上人之所作
夫上之所為夫音扶
民之歸也

昭公如晉而年夷
以年夷防茲來昭
公在晉而黑肱以
濫來為盜藪者實
季氏也
經世鈔洒濯一字
精微
滙參洗濯其利慾
之私心專壹以待
乎人其法皆一度
於信前後所行皆
可明驗
孫鑣漸近戰國調
法
呂東萊以臣叛君
竊地而奔他國有
國者所共惡魯既
不能絕以大義而
又妻之以姬氏春
秋書之罪魯也而

民皆趨事赴功而歸往之
上所不為上人所不
而民或為之或冒
是以加刑罰焉是以刑罰
而莫敢不懲而莫敢不懲
而民亦為之
則下之人亦為亦其所
乃其所也宜然也
又可禁乎又可禁乎
夏書曰舉虞書
念茲在茲當念使
可施於此惟帝念功
信由己壹
亦皆當令允出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允信也
信由己壹
將謂由己壹也言非但意念而已
信由己壹
而後功可念也而後功可念也
以地來以漆間丘
雖賤必書雖賤必書
重地

左氏曰重地恐非

經旨 按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公瀆之丘故曰復

穆大公遠子馮始以申叔之言薛令尹後又以申叔之言退八人虛心從善竟免於禍賢矣哉

魏世倣作要官而能訪于人便不尋常 王元美申叔豫蓋知時不可為又不直言以諫故難

迹於疾為免禍計 魏禮居亂世履危朝辟榮祿如刀鋸堅忍深苦如此後世逢萌諸人得此意而愈忍者也子馮知難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者各人本領處

張天如樂祁以母而讚其子自古所

也 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附錄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慶佐崔杼黨故齊莊公使為大夫 復討公子牙之黨 窮治公子牙之徒黨 復音浮

聲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句瀆之丘齊地 公子鉏來奔 叔孫還奔燕 買鉏還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獄

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 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楚康王使遠子馮訪於申叔豫 叔豫曰遠子馮國多寵而王弱 多寵則貴臣強 王弱則政教微 國不可為也 楚國不可治也 遂以疾辭 遠子馮信其言 方暑 時天熱 闕地下冰而牀焉 闕掘也掘地下冰其中重繭衣裘 繭綿衣重綿衣裘示其寒 衣去聲 鮮食而寢 鮮少也少食而寢示其弱 楚子使

醫視之 楚康王使醫視復曰瘠則甚矣 言遠子馮之疾 復曰瘠則甚矣 馮肌膚瘦瘠則血氣未動 言無疾也 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固辭乃使子南代為令尹 樂植子娶於范宣子 樂植子即樂厲娶 懷子即樂盈宣子之妻 范鞅以其亡也 十四年樂厲強 怨樂氏 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 逐范鞅使奔秦 怨樂氏 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 大夫 十六年士鞅樂盈而不相能 二子同官而不相能 下 能如字又

音 樂祁與其老州賓通 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 盈之耐 子之妻為樂祁老樂氏之 幾亡室矣 亂甚幾亡其懷 家臣也樂祁與之私通 幾亡室矣 亂甚幾亡其懷 子患之 樂盈以祁懼其討也 祁即樂祁懷子之母 懼其治州賓之罪 怨諸宣子 乃譖愬樂盈 曰盈將為亂 欲為禍亂 以范氏

張天如樂祁以母而讚其子自古所

無盈即惡通遭此不幸故

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即欒黶大夫稱主也謂欒黶以范氏欺欒黶為已死而專

政矣晉國之曰吾父逐鞅也言欒黶嘗逐范鞅不怒謂宣子不為欒黶責怒范

鞅而以寵報之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又范鞅與我同

為公族大夫而吾父死而益富自欒黶死而范死吾

父而專於國專擅晉國之政有死而已言盈有以死作難而

已吾蔑從之矣我無復從宣其謀如是欒盈之懼害

於主懼為患吾不敢不言我宣子之女欒盈之范

鞅為之徵范鞅素怨懷子懷子好施欒盈好施恩士

多歸之晉國之士宣子畏其多士也范宣子畏欒懷

信之遂信欒懷子為下卿欒盈為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著

以入絳在多士然外邑范宣子乃設詭而遂逐之乘其在外逐秋欒盈

使欒盈築著邑之城而遂逐之逐而出奔楚欒盈被逐宣子殺箕遺黃淵喜父司空靖邴

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羅十子皆晉大夫欒盈

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或人謂曰子

離於罪離麗也其為不知乎其為明知不足保身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受囚何詩曰杜

優哉游哉言君子優聊以卒歲所以避害知也

是亦知者之為也按今小雅無此全樂王鮒見叔向

曰吾為子請言我為叔向請叔

向弗應叔向不對出不拜樂王鮒出其人皆咎叔向

經世鈔諸人者其事偽而其情必真故能人

同上宣子所以信之在多士懷子得

以入絳在多士然外邑范宣子乃設詭

懷子所以殺身滅族者正在多士也

亂世不結士不可結士不可

魏世傲盈出奔楚始終不自其母之弟

淫譎志亦可哀豈不知其故而第以

為宣子忌之耶王元美盈不能防

間其母遂為范所逐既取奔以復

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楚以楚強大今

日可挾以復歸也經世鈔司馬懿誅

曹爽同此唯以賊著遣故宣子能殺

箕遺諸壯士也
孫纘人謂一波右
間雅趣樂上鮒二
波其人三波室老
四波一應轉若
今作序記然
評苑詩曰優哉優
哉註疏以為小雅
采菽之詩然采菽
無聊以卒歲之文
恐是逸詩
魏禧按不應不拜
叔向可謂知人矣
然小人不能為福
而能為禍使鮒脚
之以甚其獄不幾
危乎非履亂世之
道
經世鈔君子立朝
能使人信之如祁

奚庶幾矣
彭士望臨難不苟
且因入以免最是
立身大法
陳明卿小人輕易
許入臨時背之且
相擠焉如樂王鮒
者甚多叔向不應
不拜可謂大智祁
奚免叔向而不見
老臣謀國之意遠
矣
魏世倣而奚已老
而乘駟以免叔向
忠臣憂國之心至
死不怠如此叔向
能信于告老之大
夫尤見知人
穆文熙君子為國
惜才不求人知皆

叔向之從人皆
叔向曰必祁大夫
也於祁因以為民

室老聞之
家臣聞其不拜
曰樂王鮒言於君
鮒凡進

無不行
君無所不
求赦吾子
求言於君
吾子不

而叔向乃曰必由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
言樂王鮒不能匡正其
何能行
何能必
祁大夫外

舉不棄
祁大夫之舉賢也其舉
內舉不失親
其舉於內

其獨遺我乎
其獨肯遺
詩曰
抑詩
有覺德

行
言有正直
四國順之
則四方之國
夫子

覺者也
夫子謂祁大夫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

對曰
樂王鮒
不棄其親
言叔向篤

其有焉
其有與叔虎同謀之
事蓋樂王
於是祁奚老

矣
祁奚告老去公
聞之
祁奚聞
乘駟而見宣子
駟傳

曰詩曰
舉周頌
惠我無疆
言文

子孫保之
故能子孫保
書曰
舉自夏書

有謨勳
言聖哲之有謀
明徵定保
當明證安

鮮過
夫有謀謨而少過失
惠訓不倦者
有惠訓而不

叔向有焉
叔向有此
社稷之固也
國家社稷所

猶將十世宥之
十成數故言十世之後子
以勸能

者
以勸勉才
今壹不免其身
今壹以弟故不

以棄社

祁奚之類叔向知

入所以終免於禍

彭士望社稷之固

四字說得公普以

弃社稷四字說得

鄭重不亦惑乎三

疊互文却三變

陳傅良國之大臣

其用心如祁奚則

名跡之或匿或見

權勢之或遠或近

皆可以兩忘也

彭士望看其以虎

也四字說得要緊

同上叔向以祁大

夫而免益以多士

而滅以乃知士貴

釋不貴多也不苦

免妙與待命無異

稷以棄絕社稷不亦惑乎不亦理之所 蘇殛而禹興

蘇殛洪水殛死於羽山舜復命禹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諸桐宮卒無怨色

太甲卒無怨恨伊尹之管蔡為戮周公攝政管蔡 周

公右王周公左右成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如之何以叔虎之故子為善子謂也宜子 誰敢不勉

而棄社稷之所倚賴多殺何為何必多殺而後 宣子說

其言與之乘宜子乃與祁奚 以言諸公以言其事

而免之而免叔 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向而歸

私叔叔向亦不告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亦不告謝祁大夫

向也叔向亦不告 免焉而朝叔向亦不告謝祁大夫

附見妬字屬下句祁奚不 初叔向之母妬先時叔向之母 叔虎之母美

性即然王元美語云天之 所命尤物也不於其身必於人觀叔

虎之母信哉陳傅良母美而生 子必惡恐未必然叔虎見殺亦偶然

實生龍蛇變彼美彼謂叔虎之 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我懼其生龍蛇 女敝族也女家衰敝 國

多大寵晉國六卿專 不仁人間之而有人間則其間

去聲不亦難以 余何愛焉我又何愛於此

使往視寢乃使叔虎之母 生叔虎果生子是 美而

有勇力叔虎貌美 欒懷子璧之欒盈喜叔虎 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欒盈過於周欒盈

氏之族及於難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欒盈過於周欒盈

氏之族及於難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欒盈過於周欒盈

氏之族及於難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欒盈過於周欒盈

孫鑛鑪力到色
濃而調道兼擯議
論

奔楚道周西鄙掠之周西鄙之人辭於行人辭盈乃

過周地劫掠其財物辭於行人辭謝於

王之行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得罪於王之守

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將奔逃以罪

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無所伏竄

隱伏而敢布其死布陳也敢昔陪臣書盈之能輸力

於王室能輔相晉國輸其王施惠焉天子施惠其子

大君若不棄書之力大君謂天王若不亡臣猶有所

逃亡臣盈自稱若棄書之力若天王棄絕而思鷹之

罪而思念鷹臣戮餘也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

不敢還矣不敢還敢布四體敢布陳

唯大君命焉唯天子所王曰尤而効之

其又甚焉其過又甚於使司徒禁掠

氏者司徒以刑教民掌追晉盜歸所取焉歸其所掠

使候出諸輶輶輶關各候送迎賓客之官故使候

表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二年會於商任

銅欒氏也禁銅欒盈使諸侯齊侯衛侯

不敬齊莊公衛殤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於會朝凡會同禮之經也禮以會朝而定故禮國之

政之興也政須禮而行故政身之守也政存則

雁參不弄書之力
謂武子之德在久
也

陳傅良鍾欒氏傳
言晉連年會諸侯
皆以細故
張天如既逐而復
銅盈之亂必自此
始

政為身怠禮失政者必失其政故怠慢於禮者必失其政失政不立情失其政者不可以

立是以亂也此禍亂之所由生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知起中

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皆欒氏之黨也皆欒氏之黨也皆欒氏之黨也

徒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樂桓子告曰盍及州綽邢蒯

也言何不忍州綽勇士也二人皆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

勇也言彼二子乃欒盈所恃以為勇者也余何獲焉我何由得之王鮒

曰即樂王鮒子為彼欒氏子謂范宣子乃亦子之勇

也則二子之勇亦當為子用齊莊公朝齊莊公朝羣臣指殖綽郭最

曰是寡人之雄也雄猶勇也此乃寡人之勇士也州綽曰

君以為為雄言齊莊公以殖綽郭最為勇誰敢不雄又誰敢不以殖

然臣不敏然臣雖不敏平陰之後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先

子鳴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莊公為勇齊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故欲與焉州

綽曰東門之後十八年州綽門于齊東門臣左驂迫還於門中州

識其枚數州綽以枚數闕其亦可

以與於此乎自贊其勇若此可以與於勇爵之數乎公曰子為晉君也

對曰州綽臣為隸新言臣但為僕人

然二子者然殖綽郭最之二子者譬於禽獸譬於禽獸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當射得之如取其肉而食之取其皮而寢處

之矣言其未定以為勇也

經世鈔宰相語用入之道如此而已然亦有招之不來如國語所載欒氏之臣辛俞又賞別論

陳明卿不尚德而以力為雄寧無拊之禍經世鈔州綽奔亡語猶不遜如此盈

所變皆此類欲不區得乎人君好勇未有不氣矜者亂之本也

按莊公指殖綽郭最為雄故州綽亦以雞鳴應之

孫鑣州綽曰兩語重前覺減味態宜俱別煨句方妙

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數闕枚數即枚數也

王元美州綽自矜其勇而適君之惡他日竟死崔氏之難吾無取也

經二十有二年庚戌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齊子也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子南也書名者寵近小

傳二十二年附錄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

守卿遣武仲為公今各將罷還魯之雨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

御叔在其邑御叔時在將飲酒方欲曰馬用聖人武

多知時人謂之聖故御叔戲我將飲酒而已言我但

而已無所雨行且武仲出何以聖為不知晴雨何以

用聖人也行而遇雨

穆叔聞之叔孫穆叔曰不可使也言御叔不而傲使

人而傲慢武仲承命出國之蠹也此國家之令倍其

賦令御叔倍出常賦古者家其國邑是附錄夏晉人

徵朝于鄭晉人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

孫僑即子產對晉使在晉先君悼公九年魯襄公

我寡君於是即位鄭簡公以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

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言鄭子駟從簡公

敢斥言執事不禮於寡君晉人不加禮貌寡君懼簡

因是行也於此行不見禮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始

魯襄九年晉是以有戲之後戲後在九年楚人猶競

往朝于楚

魏蘧此子產辭令

耶

襄經二十二年

王錫勳晉以柄臣

護盈之故期年兩

合諸侯以錮之失

朝主之義矣是以

齊莊不服明雖為

奮而臨實保之明

年遂敢於伐晉也

魏獻追舒罪不至

死故稱國以殺

傳二十二年

補注如晉不書非

公命

魏世傲御叔言極

放誕可笑亦以見

名過實之難居也

穆文熙雨行何以

聖為調笑亦甚有

致但居邑而傲使

人為非禮故罰之

以倍賦

凌稚隆按大夫受

采地以三分之一

歸於公今日倍賦

是以二入公也於

好戲慢人下二盡

字妙若晉人則且

以為此等風度可

貴矣

孫鑣敘事調法大

約祖子家告趙宣

子而微加腴又問

用呂相絕秦法細

玩明是傲效為之

誰謂古人無摸擬

耶

魏蘧此子產辭令

最初一篇不亢不競強

孫鑿上既謂伐鄭為申禮則此不共

評苑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汝鄭何故不專一以從晉也

而申禮於敝邑是年冬楚伐鄭謂申禮於鄭蓋飾辭敝邑欲從執

事言鄭人雖欲從晉而懼為大尤尤過也而懼為大過曰晉其謂我不

共有禮言晉其將責鄭不共順於有禮之國○其音恭是以不敢攜貳於楚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魯襄公十一年三月先大夫子蟜

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楚言觀釁飾辭也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後在十一年謂我敝邑晉君謂我鄭國邇在晉

國土地與晉密通譬諸草木譬諸草木木之類吾臭味也草木本同臭味如晉鄭亦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也○差初楚亦不競楚亦不競稍弱

寡君盡其土實鄭君盡其土地之所存重之以宗器重以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重直用反以受齊盟以受諸侯齊一之盟遂帥群臣

鄭君遂帥其羣臣隨于執事隨于晉國之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

楚者子侯石孟石孟石巢也歸而討之言自晉歸討而逐之蓋飾辭

渙梁之明年渙梁在十六年明年則十七年也○

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公孫夏即子西見於甞酌酌重釀酒也酒之新熟甞酌飲酒為甞酌蓋鄭伯見

與執燔焉燔祭肉也與執燔肉以助祭○與音預燔

音問魯襄公二十一年聞君將靖東夏靖東夏謂晉君將安靖東方諸侯

服齊而為盟先澶淵之盟四月又朝鄭君又朝于晉以聽事以聽澶淵之盟

會事其間不朝無歲不聘無一歲不聘無後

不從無一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以晉國糾合之政徵發之令無

不朝而聘且從役見不敢怠晉也而見音現耐直父反與執燔焉

移文應僑言鄭雖不朝而聘且從役見不敢怠晉也而見音現耐直父反

政令無常則過在晉矣茲其為有辭乎

有常時國家罷病鄭之國家罷故不虞存至不可虞度

而無日不惕惕懼也鄭之君臣無豈敢忘職豈敢忘

孫鑿朝夕在庭謂國之職守大國若安定之大國若能其朝夕在庭言鄭君

則雖不朝日一如朝何辱命焉何辱晉君若不恤其患若不

謂但據一次不朝鄭之而以爲口實口實但其無乃不堪任命其無

即執爲罪名則不患難能當晉之命而剪爲仇讎剪前也謂見剝削不堪

甚而將他往言實出於口而剪爲仇讎命則從楚而爲晉仇讎故

陳傅良傳言子產以辭令立國因見心腹委諸執事實重圖之執事實謹重而圖度之傳

周季文勝其實之敵自子產叔向皆秋欒盈自楚適齊欒盈先奔楚今

不能免此記子產之言與二十九年於齊侯晏平仲即晏嬰曰商任之會在前受命於晉

以見伯國政令無受錮欒氏今納欒氏今欒盈適齊將安用之果將何

節諸侯不勝其榮之命於晉小所以事大凡小國所以信也以有信實失信不立爲之之主也

來未有養死士之能以有立君其圖之勸齊侯圖度欒弗聽退

以爲開自四公子者非也告陳文子晏平仲退而曰君人執信爲人君之道惟

按晏嬰論平仲見徐氏筆精臣人執共爲大臣之道惟執共順忠信篤敬言忠信

王元美以晏子之智固知居之弗能上下同之君臣上下天之道也此天理之君自棄也

久然既不諫又不去而及其見弒乃弗能久矣弗能久在其位矣爲錄

曰焉得使之亡之豈非坐觀其變而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子張歸邑于公歸其食

已則以樂變自處者哉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也黑肱召其室而

使黜官薄祭而使其子段減黜其官無多祭以特羊

穆文熙公孫黑肱

可謂知道君子其四時祭祀殷以少牢殷盛也三年盛祭以羊豕少牢足以供祀言如

乎生在敬戒一句令人爽然彭士望黑肱真能愛子孫者魏世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處亂世與遺中財子弟益信德操之言為無弊黑肱歸邑於將死之日亦先得此意

求焉國之貧民無所求欲於我可以後亡可以免禍而死敬共事

君使段敬共君與二三子與其二三執政之臣生在敬戒人之所保其

生者在於共敬而戒謹不在富也不在於極其富有也已巳伯張卒即公孫黑

肱侯之君子曰善戒美其善於戒謹詩曰抑詩慎爾侯度慎謹

侯法度用戒不虞用戒謹於不虞度之事鄭子張其有焉子張即黑肱言

其有此詩之義○冬會于沙隨晉復合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

復音浮去聲下同欒盈猶在齊欒盈猶在齊齊雖再受錮欒氏之命猶在欒盈在齊

可以備不虞矣王元美晉以柄臣讒盈之故期年兩合諸侯以錮之失霸之義矣是以齊莊不服明雖為會而陸實保之明年遂敢於伐晉也肯楚子不聽子反錮巫臣其賢於晉乎遠矣

晏子曰即晏平仲禍將作矣言禍難將起矣齊將伐晉齊將為欒盈

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

尹子南子南即公子進舒未益祿觀起未加祿而有馬數

十乘祿少而馬多蓋觀起恃其寵楚人患之楚國之人皆以

王將討焉楚康王將治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

疾子南之子名棄疾御王車為士王每見之康王每見棄疾必泣康王必泣而哀之棄

疾曰棄疾問於王曰君三泣臣矣言康王凡三見臣而泣矣敢問誰之罪

也敢問所以泣者其罪在誰王曰令尹之不能康王言令尹子南之不能其官爾

所知也招權納賄之罪汝所知也國將討焉今楚國將致討焉爾其居乎

問女能止對曰對曰棄疾父戮其父子居子居其子獨留君焉用之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于此可奈之何哉問女能止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彭士望權貴之禍事我否

每生于依附之徒
李笠翁弄疾之為
臣子過矣夫父果
無罪而君欲殺之
則號泣而請不得
則奉父而逃幸也
亦不失為忠父果
有罪而君已殺之
則敬共其職以蓋
父愆而中實隱痛
焉忠也亦不失為
孝今也不然始則
視父若塗人雖死
莫為救也終則指
君為仇人雖死莫
為用也見謂不洩
君命為忠而實成
其不孝見謂不事
父仇為孝而實見
其不忠其於君父

君亦安用如此
之臣○焉音烟
為臣亦不敢為
此洩命之事
觀起於四竟
謂棄疾
而殯之曰
君臣有禮
唯二三
王許之
既葬
其徒曰
行乎
也言去適
他國乎
曰吾與殺吾父
而不敢告是與殺吾父
音預殺如
行將焉入
所入言無所容
曰然則臣王乎
事王為臣乎
曰然則
曰棄父事讎
親服事讎人之朝
吾

無一可者也去留
無據遂自裁焉亦
晚矣噫嘻謂弄疾
不辜哉
凌稚隆觀之愴令
尹為富罪不及死
何致驟諸四境而
并殺令尹乎且殺
其父而告諸子子
不洩命而甘心其
父此豈人情愚斯
之未敢信
彭士望登子南固
不可諫諫則激叛
而讐主耶
魏禧弄疾請尸介
君之寵以早請父
尸亦可
補注程氏曰使子
南無罪弄疾當告

弗忍也
我亦不忍如此於事是讎於
經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
父失君臣之義○縊衣去聲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
前年使遠子馮為令尹不受
故言復使遠子馮為令尹
公子齧為司馬
馬為楚司
音
屈建為莫敖
屈建子木也為莫敖
有寵於遠子者
八人
遠子馮亦有所
寵愛者八人
皆無祿而多馬
八人皆未加祿
而多馬如觀起
他日朝
朝于康王
與申叔豫言
叔豫有所言
弗應
而退
申叔豫弗
應答而退
從之
往從之言
入於人中
申叔辟遠
中不欲
又從之
從之於人中
遂歸
申叔遂
退朝
馮朝
王而
見之
申叔家見之
曰馮曰
子三困我於朝
子謂
不應入人中
遂歸
吾懼
吾心
不敢不見
子不敢不來見
凡三困辱我於朝
吾懼
吾心
不敢不見
子○見音現

於其父而逃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曰弄父事，雖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魏應按在弄疾，止有一縊死耳。楚王告之胡為也，且使弄疾為雍姬更奈何？

穆文熙楚殺子南，驟觀起惡蹟，章明所當鑒戒，而子馮復寵八人，將遂路之，不有申叔其殆，不免乎申叔在朝，迴避之狀，子馮還朝求言之切，俱可想見。經世鈔以子馮前

吾過我有過失子姑告我子且告我何疾我也且何疾惡於我如此之甚

對曰申叔豫答豫答吾不免是懼我不免於禍何敢告子言恐與子

於子南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如子南得罪遠子得罪

觀起車裂八人車裂何故不懼今我何故不懼不能當道意不在御

自御而歸遠子聞申叔之言謂八人者曰乃辭謝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

子言我見申叔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所謂已死復生

知我者凡與我相知者如夫子如申叔夫子則可則可以不

然苟為不然請止請止不復相知辭八人者辭遣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而後

後觀之天資絕人，及一為令尹便多，寵人親見子南之，事而昏不知戒，利祿之迷人如此，晝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真至言也。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蠆子未

出竟未出鄭竟遭逆妻者路遇逆妻以奪之奪其妻以

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其夫失妻而怒

以其妻行取其妻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故攻之子明即

君之貳也此國君之別貳也民之主也此民人之宗主也不可以苟

求亡妻者求亡妻而使復其所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請舍子明之類請舍子明之類

取徑也皆是欲速，魏世傑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不入平日亦自附為，人平日亦自附為，

孫鑛自御即塵尾，打牛意不能當道，取徑也皆是欲速，魏世傑知我者如，夫子則可知，不入平日亦自附為，人平日亦自附為，

杜謬秋齊侯伐衛盟主也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八月

况遂伐晉乎言遂者甚其伐二國也

傳說彙纂上書彙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

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

故謹而書之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如昭二

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為不足書也○雍去聲○已卯仲

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書襲莒○此特筆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

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難

傳二十三年○聲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鄰國責之○為去

凌維隆禮諸侯絕聲○陳侯如楚○陳哀公朝于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二慶於楚

二十年二慶諸黃黃奔楚自理○楚人召之○楚人信黃

故因陳侯朝楚復愬二慶焉○使慶樂往○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殺之○楚殺慶氏

不以母子至情言○而但曰禮為鄰國○關何居母有喪不○樂禮也為鄰國關○非禮也

公圍陳○陳討慶氏○陳人城○慶氏治城○板隊而殺人○築

從去聲○又如字○遂殺慶人○陳音陸○後人相命○執後之人怒慶

心○遂殺慶人○陳音陸○後人相命○執後之人怒慶

各殺其長○各殺其隊伍之○遂殺慶虎慶寅○殺二慶

公○楚人納公子黃○黃因楚得○君子謂慶氏不義○謂二

公子黃叛陳○不可肆也○肆放也言不○故書曰○舉周書

侯所為不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晉

惟命不于常○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晉

補注以陳叛叛楚

左傳平水卷三十八

非叛國故不以叛

同上衆役人實殺

二慶以國討爲文

史從告

灌參不可肆也肆

即肆赦之肆林注

不可放在人上非

孫鑛晉將嫁敘事

入細頭緒多而綜

括有法讀之燦然

無痕

陳傅良傳言樂盈

不書自齊文同魚

石

按周禮春官巾車

乘車藩蔽注藩今

時小車漆席以爲

之

穆文熙樂氏得人

幾覆范氏其猶武

子之餘澤乎

魏禮午知不集而

竟詐語亦足見盈

之得士心也

有嫁女于齊侯使析歸父勝之齊莊公使析歸父送女勝之以藩

載樂盈及其士以藩車之有障蔽者載樂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曲沃樂盈邑也樂盈夜見晉午晉午守曲沃大夫而

告之告以欲對曰晉午答不可言不可天之所廢言

氏之亡天誰能興之人力豈能勝天與其所廢子必不免子謂樂盈必不

免於吾非愛死也惜其死也知不集也知其事必不

智亦盈曰雖然然如此因子而死子謂晉午言因晉吾

無悔矣我亦無我實不天我實不爲子無咎焉晉午

然故可因許諾晉午諾樂伏之伏匿也晉午而觴曲

沃人觴飲酒器而舉觴樂作作樂午言曰晉午言今

也得樂孺子何如樂孺子即樂盈言今對曰衆答得

主而爲之死主謂樂盈言得樂盈而爲猶不死也雖

猶不死言皆歎衆皆思樂有泣者有悲樂盈爵行

無所悔恨皆歎衆皆思樂有泣者有悲樂盈爵行

爵飲酒又言晉午又以皆曰衆皆得主何貳之有得

樂盈何敢盈出乃出徧拜之樂盈徧拜謝衆之四月

復有二心盈出乃出徧拜之樂盈徧拜謝衆之四月

樂盈帥曲沃之甲樂盈乃帥曲因魏獻子魏獻子以

書入絳絳晉國都以書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魏莊子即魏絳獻子之父也獻子私焉魏獻子以

於樂故因之緣此樂盈與獻子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趙莊姬譖原屏殺之樂卻爲韓趙方睦

便無轉手處

三傳平水卷三十一

穆文熙樂盈叛人
耳魏獻子何得復
入之助叛人犯衆
怒此舉當敗何終
脫然也
經世鈔凡欲夜襲
者必先審計道理
如期乃至若中頓
須時則事敗矣
存執升此段見人
心皆不與樂氏惟
獻子與之所以終
滅於范氏
滙參獻子私焉私
字對後公字

韓起讓趙武
中行氏以伐秦之後怨樂氏
十四年晉
伐秦樂厲
故二家和睦
遠荀偃命曰余馬首欲
東故中行氏怨樂氏
而固與范氏和親
中行偃於
中軍故中行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也知瑩之子
范氏和親
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
程鄭嬖於公
程鄭亦荀氏
故相聽從○少去聲
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唯魏獻子及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
樂王鮒即樂桓子侍坐
於范宣子○鮒音附
或告
曰或人告於
樂氏至矣
言樂盈之
兵至矣
宣子懼
范宣子聞
桓子曰即樂王
奉君以走固宮
固宮官之有臺觀守
保於此宮○走
必無害也
樂盈必不
能為害
且樂氏多怨
且
氏怨惡於
子為政
子謂宣子
樂氏自外
樂氏自
外以入
子在
補注七輿大夫杜

說見傳十年為主
副車之官也劉炫
云若是主公車則
當情親於公不應
曲附樂氏服虔云
下軍與帥七人是
也
李笠翁盈之罪止
以姦母讒構而成
非有犯上害公之
事既逐矣為之會
商任以錮之已又
貪沙隨以申其約
必欲窮其所往使
無所容則事窮難
迫不至為亂不已
也錮而走險急則
何擇盈之復入非
晉有以激之哉
經世鈔宣子懼變

位宣子在
其利多矣
言宣子之
既有利權
宣子既有
又執民柄
宣子又執賞
將何懼焉
將復何恐懼
氏所得
得於晉國者
其唯魏氏乎
其唯魏獻
子一家乎
而可強
取也
魏獻子雖與樂盈其心未固
夫克亂在權
夫克
亂之道在
子無懈矣
子謂宣子無懈
公有姻喪
晉平
人有
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
王鮒使宣子墨綬以經
杞喪
一婦人輦以如公
恐樂氏有內應
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
宣子乃用王鮒計
范鞅逆魏
舒鞅宣子不使逆魏獻子
則成列既乘
則魏獻子之
何擇盈之復入非
乘車○乘
將逆樂氏矣
將逆樂盈與
趨進
范鞅乃趨
去聲下同

至而懼則心志張
皇手足無措桓子

先示無害以安其
懼而後知謀可行與

數語是范氏轉危
為安之本功在死

戰上
穆文熙樂王鮒亦
多謀之士忠于范
氏未可以不救叔
向少之
經世鈔使宣子墨
線冒經使字並貫
下范鞅蓋鮒一面
使宣子入官一面
使鞅逆魏氏也陸
元朗云冒經以經
冒其首也一云線
遠中細密周到如

曰告魏 樂氏帥賊以入 樂盈帥賊 以入晉國 鞅之父與二三子

右撫劍 范鞅右手撫 劍切獻子 左援帶 范鞅左手援帶 命驅之

出 范鞅命 僕請 獻子之僕 鞅曰之公 往也言 宣子

逆諸階 范宣子迎獻 執其手 范宣子執 魏獻子手 賂之以曲沃
非 又音匪 著於丹書 以丹書 斐豹 樂氏之力臣曰督
我 樂盈有勇力 國人懼之 懼其有九 斐豹謂宣子 我殺督戎 戎以報德 宣

此 同上恐樂氏有內
應距之故使一婦
人推輦乃可直入
公官耳注為婦人
服而入未是

按國語范宣子以
公入于襄公之官
蓋襄公有別官牢
固故曰固官

經世鈔則成列既
乘將逆樂氏矣則
字既字將字矣字
寫得范鞅眼中心
中時勢急迫情景
如畫

張半菴豪士相與
迺亦假賂宣子氣
度恢豁足以動人
所以魏氏為用

子喜 范宣子喜 曰而殺之 而汝也謂斐豹 所不請於君

豹而閉之 乃出斐豹 督戎從之 督戎見斐豹出 踰隱

而待之 隱短牆也斐豹乃 督戎踰人 短牆而入 豹自

後擊而殺之 督戎而殺之 范氏之徒在臺後 范宣子

公臺 樂氏乘公門 樂氏之兵登 宣子謂鞅 范宣子失

曰矢及君屋 言賊之矢及君屋 死之 令其致 鞅用劍以帥卒

死將訟女於天 將訟女於天 女音汝 樂射之 樂樂

經世鈔魏舒頭助鞅○射不中矢不中○又注樂樂又屬則乘槐本而

覆樂樂之車或以戟鉤之或人以戟鉤樂樂斷肘

而死斷樂樂之手肘樂魴傷戰而受傷樂盈奔曲沃

而先驅前鋒王孫揮王孫揮為前鋒召揚

為右為前鋒申驅次前成秩御次前軍為

帥成秩帥成秩申鮮虞之傅擊為右傅擊申鮮虞之子也為

為右為二廣邢公邢公為二廣盧蒲癸

廣公副車上之登御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為右為二廣邢公上之登為御盧蒲癸

地從之謂來攻公御○罷音皮狼遽疏為右為左翼肱右翼曰肱商

子車御侯朝侯朝為右翼商子車起居及又音魯桓跳為右為右

跳徒彫及後軍大殿殿顛去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夏之燭庸

為大殿後軍商子游御音禦崔如為右為後軍夏之

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傅具載此以目自衛將

遂伐晉齊侯自伐晏平仲曰即晏君恃勇力言齊

恃其勇力以伐盟主晉主夏盟而齊若不濟齊師若不國

之福也此齊國不德而有功無文德而憂必及君憂

必將及君之身言崔杼諫齊崔杼進曰不可言不可

臣聞之以臣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小國乘大國

經世鈔言樂當

退者斬之

非

也林謂已及君屋

之所督其力戰

迫及君屋女必死

滙參言如今賊矢

之用使勇督戎一

之更出不意又云

盈全無布置一味

本覆軍其天不祐

樂氏乎

彭士望督戎踰入

力少緩矣自後擊

宮東萊樂樂注矢

宜子亦危矣哉棍

官

免己注非

魏禮范氏父子倉卒遇變須看其著

二出奇步三拿穩處真濟變能手

經世鈔是冬克盈于曲沃盡殺欒氏

之族黨盈之凶滅雖非其罪然是欒

書諸三郤壽發也

不止弑厲公無討而已

補注孔氏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

今案注云傳韓申鮮虞之子若傳先

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李干鱗小國問大

國之敗自衰妻以過

來齊世從晉於是

始叛則晉伯之衰

而諸侯貳矣晉之

衰諸侯之憂也

注道昆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即此二

圖之勸齊莊公弗聽齊莊公陳文子見崔武子陳文子曰武子曰吾言於君我進言於齊莊公君不聽也齊莊公不聽以為盟主齊莊公以為盟主而利其難齊莊公利其難而欲伐之齊莊公欲伐之○難去聲難去聲群臣若急齊之羣臣若有急君於何有君於何有欲弑之欲弑之以說於晉以說於晉子姑止之子謂陳文子且往文子退陳文子既見而退告其人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言崔杼其將有死亡之禍乎言崔杼其將有死亡之禍乎謂君甚謂君甚而及過之於背盟主不得其死是將不過君以義得其死所行之義於背盟主猶自抑也人臣之道猶自抑換不敢求過况以惡乎况以惡乎

齊侯遂伐晉齊莊公遂取朝歌取朝歌取朝歌為二隊為二隊入孟門孟門晉隘道齊師自孟門入登太行太行晉山名張武軍於熒庭熒庭晉地張武軍封少水封少水以報平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後在乃還齊師乃歸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之獲晏晏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子雍榆次子雍榆也救盟主○李武子無適子李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公彌即公鉅庶出而愛悼子悼子即紇亦庶欲立之欲立悼子訪於申豐申豐李氏屬大夫季武子問以廢長立少

陵霸王禍階也春秋之書遂褒貶有

二義焉

補注武軍前見宣十二年後見昭十三年

凌稚隆魯君以救晉命師義舉也而其臣畏齊之強盤桓雍榆而不及于專故春秋先書救明君命也後書次罪叔孫也而左氏曰禮也何者曰左氏以救盟主為禮非以次雍榆為禮也

經世鈔人雖私愛之必假以名

同上蓋室將行此與賈誼不對曹操曰思劉景升父子各有好處附見悼子名紇臧武仲亦名紇李筮翁季孫納鄭盜也臧紇所與言賞盜之說為何如今乃以媚道自結於季孫亦何異於盜以示立也王荆石降階蓋尊寵之經世鈔父猶失色而武仲乃悍然亂人家事以為智愚甚矣同上非閔子馬則季氏有雀將之禍

曰彌與紇言我二子公彌與紇吾皆愛之我皆愛之而惜之欲

擇才焉欲於一子之中而立之難言立少故言申豐

趨退申豐不答而趨走以退歸申豐歸家盡室將行申豐將盡其家室以去他

日又訪焉他日季武子又以對曰申豐答其然若果如此將

具敝車而行言已將具敝車而不敢與聞乃止武子乃止訪於臧

紇季武子又問於臧武仲臧紇曰飲我酒言為我設燕禮吾為

子立之我為子立悼子為後○為去聲李氏飲大夫酒季武子乃飲諸大夫以酒

臧紇為客臧武仲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臧武仲命

降逆之臧武仲下階迎悼子大夫皆起諸大夫皆起立及旅獻酬禮畢通行

而召公鉏而後召長子公鉏使與之齒使公鉏從庶子之禮齒列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季武子失色恐公鉏不從李氏以公鉏為馬正公鉏不

以為李氏家司馬愠而不出公鉏怨怒不肯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

也見曰子無然子謂公鉏不必如此禍福無門禍患福祿初唯無一定之門唯

人所召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為人子者凡為人子之道患不孝所患

能盡音恭不患無所所位處也敬共父命起敬起孝順富倍

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富倍姦回不軌若欲奸惡回禍倍

下民可也禍患甚於貧賤下民可也公鉏然之公鉏以閔馬敬共

朝夕敬共父命恪居官次次舍也恪謹居守司馬之官舍季孫喜季武

朝夕敬共父命恪居官次次舍也恪謹居守司馬之官舍季孫喜季武

矣人有子弟何可不與賢者居子喜公使飲已酒使公鉏為武而以具往季武子以

不與賢者居往公盡舍旃旃之也盡棄其具以故公鉏氏富鉏氏

甚是然緣此謀富鉏家又出為公左宰公鉏又自季氏家臣

則不是不知因勢富於悼子果如又出為公左宰出仕於公為左宰

利道之義者也聖閱馬父之言又出為公左宰公鉏又自季氏家臣

人專證禍福只是孟孫惡臧孫孟莊子惡臧武仲之季孫愛之

為中人以下起見仲能成孟氏之御騶豐點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

耳凡儒者此等語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騶音鄒點如字又平聲

皆吾所不取好羯也羯即孟孝伯孟莊子之次庶子季孫愛之

魏蘧子馬之言非從余言若從必為孟孫孟孫後再三云

教之謀富也以此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解譬公鉏耳作善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降祥不善降殃亦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皆勸勉中人之說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玩其文意自見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彭士望闕子馬正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言也公鉏却領略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以深其智術用法從之孟孝伯孟莊子疾孟莊子即仲豐點謂公鉏孟

不同其所也言孟孫死孺子秩為若立羯之少子則季

同上紇壞心喪品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欲立紇而定之猶

只博得一愛字究氏有力過弗應季武子已卯孟孫卒孟莊

竟博得一怒字於臧氏矣弗應季武子已卯孟孫卒孟莊

經世鈔公鉏身遭立于戶側公鉏奉孟氏之少子羯

廢長之禍乃欲仇哭而出入哭孟莊子季孫問孟氏之長子

臧氏而為人廢長公鉏曰羯在此矣公鉏答言季孫曰孺子長季武子

計之失矣公鉏曰羯在此矣公鉏答言季孫曰孺子長季武子

李笠翁魯自仲遂公鉏曰羯在此矣公鉏答言季孫曰孺子長季武子

殺孺立庶而季孫公鉏曰羯在此矣公鉏答言季孫曰孺子長季武子

逐之約固有罪宿
之恣雖不奪亦甚
矣

魏世傲約至此始
知公鉏非恒人心
悔前舉之誤禍將
及已哀而多涕乃
為此言以弭怨亦
何及矣

同上愚按此乃臧
武仲廢鉏立約作
不順於先及見公
鉏廢秩立錫則知
禍將及已哭甚哀
多涕蓋有所感而
傷之也其御不解
而問故據理以答
之此其所以為多
知也

彭士望閉門此皆
鉏點有詐多機局
通制臧氏處
李干鱗武仲以智
名乃為人任廢嫡
立庶之事悖逆拂
經惠害立致即愚
夫不為也美痰藥
石之喻痛悔何益
故曰明有所不見
聽有所不聞武仲
之謂乎
凌稚隆季孫時已
悔前廢立追怨紇
故怒以甲逐之
顧炎武闢者所以
拒門之木後人遂
謂門為闢也
滙參紇本廢嫡立
庶人故好行廢長

出甲畢其御曰臧武仲之孟孫之惡子也孟莊子與

而哀如是而盡哀哭季孫若死季武子與子其若之

何其將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言季孫雖疾痰也常

相順從猶疾痰之為孟孫之惡我孟孫雖憎藥石也

藥石之療病猶美痰不如惡石順適之美痰不夫石

猶生我猶能愈疾痰之美順適其毒滋多其

孟孫死孟孫吾亡無日矣我之死亡不日而至

而問故據理以答之孟氏閉門告於季孫不使我

告季武子孟氏曰臧氏將為亂欲為公鉏仇臧不使我

葬不使孟孫季孫不信季武子不信臧孫聞之臧孫

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孟氏將葬穿藏藉除

於臧氏於臧氏借人除治葬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

心助子除於東門於魯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

從甲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孟氏又告季孫以

不使季孫怒命攻臧氏命攻臧武乙亥臧

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鹿門魯南城東門臧孫初

臧宣叔娶于鑄臧宣叔武仲父鑄生賈及為而死鑄

為子賈及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曰姪蓋

事穆姜之姨子也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紇繼室之內

長

立幼事

李笠翁武仲除道
東門本非為亂而
甲從則疑於為亂
納蔡請後本非要
君而據邑則涉於
要君想其人持論
有餘而守道不足
動而魁尤乃所自
取知士然乎哉
滙參是之禍此反
言以誦之亦以消
出鑄宿憤也

經世鈔亂人之家
徒以以身而自亂
其家耳何益哉

同上凡人使機巧為請
太過必終於愚知為去聲
不足三字說盡古今
弄聰明人底裏

穆文惠本非要君
而據邑則嫌於要
君

滙參其人泛指從
行者林注防邑之
人泥
按季武子廢長子
公彌立悼子

補注周禮外史掌
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

左傳言本卷三十一

於公宮姪與穆姜親故姜氏愛之穆姜愛其姨故立

之故立統為臧賈臧為出在鑄臧賈臧為正室所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臧武仲既奔乃自邾且致大蔡

馬大蔡龜名也龜出蔡地因以曰統不佞自言統不

失守宗祧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敢告

統之罪但統之不及不祀不至於絕其子以大

蔡納請謂臧賈以大蔡納其可其可賈曰賈答是

家之禍也言武仲出奔非子之過也子謂武仲非武

賈聞命矣賈聞子請為先再拜受龜臧賈再拜受使

為以納請賈使弟為以大蔡遂自為也臧為得龜遂

臧孫如防防臧氏邑臧武使來告曰使人來

統非能害也統非能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非

敢私請非敢私有所請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無

廢二勲王功曰勲無廢文仲敢不辟邑敢不避防邑

乃立臧為魯從其請乃立臧統致

防而奔齊臧統得立後乃其人曰防邑之人其盟我

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

將盟臧氏魯果將盟臧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

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

在宣公載書曰毋或如東門遂言毋得或如東門遂

十八年載書曰毋或如東門遂者○毋音無下同

左傳平林卷三十一

二十一

不聽公命不從文公殺嫡立庶文公命立公子惡仲

嫡音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載書毋或如叔孫僑如言

得或如叔孫僑如者欲廢壞國蕩覆公室謂譖成公

季孫曰臧孫之罪言臧孫所皆不及此此二人孟

椒曰孟椒孟獻子之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

罪而盟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統

盟曰載書無或如臧孫統言無得或如于國之紀亦

犯也言于犯犯鹿門之禁臧孫聞之臧武

椒而後能○晉人克欒盈于曲沃得馬曰克傳言克

為此言也○居音基其孟椒乎必

鍾伯敬經不書大非也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魴盈

非其大夫也與後其大夫言自外也欒

鄭良霄例同左氏曰言自外也恐非

其意陳傅良自外也傳

釋去位不得書大夫

遂襲莒輕兵掩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齊侯親攻傷

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與莒人戰期于壽舒壽

莒地期約於杞殖華還載甲華音化下同還音旋

夜入且于之隧且于隧狹路也宿於莒郊莒之外郊

郭外為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重賂使無死使子無死曰請有盟

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華周即華曰貪貨貪莒子棄命

左傳平林卷三十九

汪克寬齊莊以千并齊君之命命亦君所惡也

命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亦昏而受命命昨晚受命載甲

魏世儼梁寧戰死妻寧遠君夫婦死生皆能以義自持

梁杞梁即莒人行成莒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齊莊公襲莒而歸獲杞

齊未為無人也李笠翁祀梁之妻能詞命如此其善

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妻行迎喪於郊使弔之齊侯使人弔往弔其妻

哭而變國俗有以也

辭杞梁之妻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何辱命焉何辱命焉何必

美疾也臧孫懲沸羹吹冷蠶矣

將為臧紇田齊莊公欲以田臧孫聞之臧孫聞之臧武仲聞之見

淮參見字絕句以齊侯向下為長

侯○見音現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其功對曰臧

而後起兵伐晉猶鼠之夜動也晉寧又將事之猶鼠之晝伏也

多則多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抑君似鼠抑君之所為夫鼠夫鼠之物晝伏夜動晝則藏伏夜方

陳卧子武仲不受齊田則是而以鼠比公則猥陋之甚

今君聞晉之亂今君聞晉有而後作焉而後起兵伐晉寧將

乎魏世儼武仲於齊可謂巧於避禍矣

事之若晉國安寧非鼠如何非鼠之所為而何蓋臧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

於此故必操心危慮患深然後其智為有用

之難也仲尼聞之曰用智之難也○知音智下同有臧武仲之知有知如

不順而施不怨也

不順而施不怨也循理為順如心為怨始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而施事不怨也

不怒指心說

經世鈔不順不怒

用知人最犯此二

病所以往三敗事

襄經二十四年

家鉉翁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朔此年

七月八月連書日

食疏家引曆術謂

無連月日食之事

愚謂天道有時而

變常若執一定之

律恐失春秋記災

示警之意

許翰夷儀會以水

不克伐齊則知水

之所及廣矣非特

魯之災也

同上宜咎之事無

聞焉耳而以慶氏

夏書曰

舉書大禹謨

念茲在茲

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順

事怒施也

蓋以此作事必

經二十有四年

子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九

仲孫羯

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

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

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大饑

陳鍼子八世孫慶氏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

范宣子

問焉

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

曰死而不朽

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

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治

之祖

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先能擾龍

故在夏為御龍氏

在周

為唐杜氏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蓋劉累之

後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

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各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

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

晉主夏盟為范氏

范氏復為之佐

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非不朽也

能不朽乎魯遠有之義

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

臧文仲即臧孫辰

既沒

其身既死其

乃置之而不數也

言立

其言立於世不廢絕

其是之謂乎

其此之謂不朽乎

豹聞之

且豹之所

于中山唐縣後為

大上有立德

大上謂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

其次謂黃帝堯舜

天子國于晉陽以

如禹稷立功

其次有立言

其次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立言以垂世教

雖久

陶冠唐故曰陶唐

不廢

此之謂不朽

如此則可當不朽之義

若夫保姓受

傳於後世是文仲

氏

以守宗祊

祊音崩

世不

雖死而言不朽也

絕祀

無國無之

無一國無此保

祿之大者

此於今則已為常

此乃世祿

不可謂不朽

不可謂之不朽之

附范宣

評苑晉士句執國

子為政

諸侯之幣重

諸侯朝聘之幣增重

鄭人病之

政諸侯朝貢於晉

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

鄭簡公

子產寓書於子西

者其略增重

鄭國之人

二月鄭伯如晉

鄭簡公

子產寓書於子西

夫必為神嫁其有

子西相鄭伯如晉

以告宣子

以勸生

曰辭曰子為

德則樂樂則久象

子產寄書於子西

四鄰諸侯

四方鄰竟

不聞令德

有齒焚身皆可充

美之德

而聞重幣

但聞子重諸侯貢賦之幣

僑也惑之

孫鑿此書語亦熟

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

君子之長益人之

非無

但尚未至腐

賄之患

而無令名之難

而以美名難

夫諸侯

孫鑿此書語亦熟

之賄

聚於公室

若聚積於晉之公室

則諸侯貳

致諸侯

若吾子賴之

則晉國貳

則晉國貳則

則晉國貳

政驕後必致

諸侯貳則晉國壞

則晉國貳

則晉國貳則

則晉國貳

晉國之離貳

諸侯貳則晉國壞

則晉國貳

則晉國貳則

則晉國貳

貳則子之家壞

則子何沒沒也

何沒沒也

沒沒沈滅

也言何必

增補合注何沒

沈滅於貨賄

將焉用賄

將安用貨賄為

夫令名人

言何沈溺於利而

此○沒一音味

將焉用賄

將安用貨賄為

夫令名人

之有德之輿也令名載德以遠德人之美德國家之基

也美德植國家以久立故謂之基有基無壞有德以為基故國家不壞無亦是務

乎勸宣子必以有德則樂有德在身則樂與樂則能

久樂與人同則能久居其位詩云舉小雅南山有臺詩樂只君子言君子樂美其道

邦家之基可以為邦家之基使之長久有令德也夫此美德之效也夫上

帝臨女又舉大雅大明詩言武王之德為上帝所鑒臨無貳爾心故下民無

之推貳心有令名也夫此美名之效也夫恕思以明德忠恕存心而自明其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則令名如輿載美德而行是以遠至通安是

遠人慕德而來至通人懷德而安靖毋寧使人謂子毋寧寧也寧可使

子實生我言吾子實生養於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而使人謂宜

胡彥遠應前不務令德而又更進一層波瀾宕逸

魏禧按浚我以生宜作削我產更妥

孫鑪象有齒句緊接而陡任於勢恰

好更無容再著語同上兩鍊語絕勁

階上句重字字尤有態

經世鈔輕幣輕於受害勇於改過

子實取我以自象有齒以焚其身服虔曰焚讀曰償

幣乃輕諸侯是行也此役鄭伯朝晉鄭簡公朝于晉為重幣

故為晉人重諸侯之幣且請伐陳也且請命于晉欲伐陳也鄭伯誓

首鄭簡公稽首宣子辭范宣子為晉侯辭不敢受稽首子西相鄭子西相

禮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言以陳國之介因恃楚之大國而

陵虐於敝邑而馮陵暴虐於鄭國寡君是以請罪焉言寡君是以願請罪

陳于敢不稽首敢不稽首盡禮以請孟孝伯侵齊孟

伯仲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

吳楚康王為水軍乘舟以伐吳國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善無功而還伐吳之師

王季重當齊伐晉魯既不能致力以救既退而復侵之何益於晉哉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

也

按社祭土而主陰氣也配之以苦之有大功者即后土也

無功而歸為下○附錄齊侯既伐晉而懼齊莊公既伐吳召舒鳩張本○將欲見楚子將欲見楚康王謀晉故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楚

王使大夫遠且請期且請為會齊社齊舉社祭蒐軍實社陳文子曰陳

因數閱軍實兵甲器械之屬使客觀之使遠啓彊觀陳文子曰陳

須齊將有寇言齊將有寇盜之警吾聞之以吾所聞兵不戢戢藏也言兵不

陳廣野楚怨吳之與晉雖其不交者藏陳無字必取其族族類也必取其秋齊侯聞將有晉師陳無字

為夷儀之師齊莊公聞晉將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陳無宇且乞師且乞師於崔杼帥師送齊大夫

之崔杼帥師遂伐莒二十三年齊與莒平因侵介根報前年見

介根邑○會于夷儀晉平公合諸將以伐齊將伐齊以

水不克值雨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以齊使陳

故門于東門楚師攻鄭次于棘澤次舍于棘諸侯還

救鄭夷儀之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二子晉

宛射犬鄭人占以公吉卜得子大叔戒之子大叔即

公孫射犬孫射犬為御曰大國之人言張骼輔躒不可與也不可

與等也欲對曰射犬無有眾寡言無有大國小

一也言在己上者大叔曰不然大叔又曰部婁無松

栢部婁小阜也言小阜無松子在幄張骼輔躒坐

坐射犬于外坐公孫射犬於幄外既食晉二子而後食之而後

師致其必戰之志

按宣十二年疏致

回竊語坐觀其變則國將安恃此人

哉彼其指千乘之馬守百乘之木特

猥瑣自好者流耳同上兵法軍機未

辨將不言倦軍壯未炊將不言餓張

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

以大國而陵小國之人宜射犬有以

左右之也乎偃琴臨敵何得有此問

暇無亦傳之者過

補注楚子伐鄭不

言四國傳畧之

犬言二子不為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也使射犬之禮食音似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也晉二子皆乘安車乘車上如字下去聲將及楚

師將近及而後從之乘而後二子同射犬乘乘皆踞兵車乘去聲下同轉而鼓琴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衣裝近既近不告

而馳之射犬恨二子故皆取胃於橐而胃胃兜鍪也胃於橐中而加人壘入楚皆下三子皆搏入以投搏

楚人以其車收禽狝囚狝其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皆超乘二子皆超抽弓而射各抽弓而射楚既免既

而歸復踞轉而鼓琴晉二子又箕踞衣裝而曰謂射公孫同乘言鄭之公孫兄弟也義如兄弟之親胡再不謀謂

告而馳不待而對曰射犬曩者志入而已言曩者不出再不相謀對曰皆笑晉二子曰公孫之

亟也亟急也言公孫射犬性急不能受屈○亟音欲楚子自棘澤還王自

役鄭次棘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送陳無宇歸國傳言齊楚固相

結附吳人為楚舟師之後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楚屬國吳召

之欲與其伐楚舒鳩人叛楚舒鳩從吳楚子師于

荒浦荒浦舒鳩地楚康王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楚子先

使二子責讓舒鳩人舒鳩子敬逆二子舒鳩之君敬迎楚二子

而告無之而告二子以且請受盟且請受二子復命沈尹壽師祁

犁既復命王欲伐之遂伐舒鳩遠子曰即楚令尹

陳傳良公孫之亟傳言晉師之懈

孫鑿事絕奇敘亦絕奇後代無此技亦無此筆魏禮二人始既不恥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彭士望五皆字精采自出附見公孫即射犬

經世鈔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處敵以下之人皆然

鍾伯敬左氏以為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答

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肅所傾而奔翹於楚耳

補注齊人城郊傳自此以後言齊人城郊者三由不得其詳故屢舉之外

不可言不可彼告不叛彼舒鳩人且請受盟且請受盟于我

而又伐之而又以兵伐其國伐無罪也是伐無罪之國也姑歸息民

且歸楚以以待其卒以待其終之叛不卒而不貳若舒鳩終不攜貳

吾又何求於舒鳩若猶叛我楚與吳無辭有庸則

兵討之彼自無辭乃還楚乃還師為明陳人復討

慶氏之黨陳人復討治鍼宜咎出奔楚見經齊人

城郊郊王城也於是穀維關毀王宮齊叛晉穆叔如

周聘即叔孫豹且賀城且賀郊王嘉其有禮也周靈王嘉叔孫豹將

命之禮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惣名為昭附錄

晉侯嬖程鄭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鄭行人

公孫揮如晉聘揮即子羽行程鄭問焉程鄭問於子羽曰敢

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何由子羽不能對子羽不能答歸

以語然明然明即駸慶然明曰是將死矣程鄭之問

將死矣言程鄭殆不然若其不死將亡將出貴而知懼凡人貴顯而

懼而思降懼其高危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

此不過降下於人而已又何問焉此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

階者且夫人既登貴位知人也明智之人乃能不在

程鄭若不在程其有亡釁乎其家將有出不然若其

其有惑疾其必程鄭身有將死而憂也鄭本小人其

始問降下之道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傳周語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闕將毀王宮韋昭曰穀洛二水名水激有似於闕靈王時穀水溢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洛水喪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

張洽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經世鈔子羽不能對何也

